

分类号 C8/274
UDC _____

密级 _____
编号 10741



硕士学位论文

(专业学位)

论文题目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基于 CHFS 数据

研究生姓名: 侯继森

指导教师姓名、职称: 肖强 教授

学科、专业名称: 统计学 应用统计硕士

研究方向: 经济与社会统计

提交日期: 2021年06月06日

独创性声明

本人声明所呈交的论文是我个人在导师指导下进行的研究工作及取得的研究成果。尽我所知，除了文中特别加以标注和致谢的地方外，论文中不包含其他人已经发表或撰写过的研究成果。与我一同工作的同志对本研究所做的任何贡献均已在论文中作了明确的说明并表示了谢意。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侯继霖 签字日期： 2021.6.6

导师签名： 杜英 签字日期： 2021.6.6

导师(校外)签名： 杜英 签字日期： 2021.6.6

关于论文使用授权的说明

本人完全了解学校关于保留、使用学位论文的各项规定， 同意（选择“同意” / “不同意”）以下事项：

1. 学校有权保留本论文的复印件和磁盘，允许论文被查阅和借阅，可以采用影印、缩印或扫描等复制手段保存、汇编学位论文；

2. 学校有权将本人的学位论文提交至清华大学“中国学术期刊（光盘版）电子杂志社”用于出版和编入 CNKI《中国知识资源总库》或其他同类数据库，传播本学位论文的全部或部分内容。

学位论文作者签名： 侯继霖 签字日期： 2021.6.6

导师签名： 杜英 签字日期： 2021.6.6

导师(校外)签名： 杜英 签字日期： 2021.6.6

Research on the Poverty Reduction Effec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Rural China: Based on CHFS Data

Candidate: Hou Jisen Applied Statistics

Supervisor: Xiao Qiang Professor

摘 要

2019 年是战胜脱贫攻坚战的关键一年,随着全国人口的大面积脱贫,依旧存在大量返贫的现象,因此金融扶贫成为现阶段实现精准扶贫并迈向乡村振兴的最直接有效途径。但是一般接受金融扶贫的贫困人口家庭收入不稳定,还款能力弱,信贷风险很高,加之金融机构本质的趋利性,使得金融扶贫成本大,风险高,金融歧视仍然存在,扶贫难度增大。为了让社会各个阶层都能享受一样的金融权利,特别是针对弱势群体,普惠金融成为打破金融歧视,实现弱势群体享受同等金融服务权利的必要方式。

本文首先采用描述统计对我国金融基本发展现状进行描述,再对我国 31 个省市 2018 年普惠金融 14 个指标进行指数测算,得到 31 个省市普惠金融综合发展指数,得到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综合水平不高,且各地区发展很不均匀,上海市和北京市等东部地区省市发展遥遥领先,西部地区省市发展指数均不超过 0.2,可见我国发达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更好,偏离普惠金融初衷,存在对象偏移问题。

为进一步分析普惠金融对贫困减缓和经济发展的作用,本文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微观数据,使用 *Probit* 模型估计我国农村家庭贫困程度和收入水平,来表示农村家庭可获得贷款的概率,进而用该变量和农村贫困人口、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户村庄基尼系数和村庄生产总值进行断点回归分析。得到普惠金融的发展能显著减少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降低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有效减少贫富差距助推经济增长,并且具有显著的区域差异性,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全国和中部地区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而在东西两地作用不明显或抑制贫困的减少。我们知道我国从东到西的经济发展是递减的,由此可见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是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呈“倒 U 型”的。

后面,在实证分析得出结论的基础上,从金融机构和政府机构两个角度得到一些启示总结,为使我国农村真正摆脱贫困,也为后面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完美过度提供一些参考建议,更为我国脱贫攻坚事业贡献自己的微薄力量。

关键词: 普惠金融 模糊断点回归 *Probit*模型 脱贫攻坚

Abstract

2019 is a key year to overcome the battl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With the large area of the national population out of poverty, there is still a large number of phenomenon of returning to poverty. Therefore,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s become the most direct and effective way to achieve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achie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t this stage. However, the poor people who generally accept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have unstable family income, weak repayment ability and high credit risk. In addition, the profit-oriented nature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makes financial poverty alleviation cost high and risk high,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still exists, and poverty alleviation difficulty increases. In order to enable all social classes to enjoy the same financial rights, especially for vulnerable groups, inclusive finance has become a necessary way to break the financial discrimination and realize that vulnerable groups enjoy the same rights to financial services.

This paper first uses descriptive statistics to describe the basic development status of China's finance, and then calculates the 14 indicators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in 2018, and obtain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index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31 provinces and cities. The comprehensive development level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China

is not high, and the development of each region is uneven. The eastern provinces and cities such as Shanghai and Beijing are far ahead in development, while the development index of the western provinces and cities is no more than 0.2.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the developed regions of China is better, which deviates from the original inten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and has the problem of object deviation.

In order to further analyze the role of Inclusive Finance Development i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this paper uses the micro data of China Family Finance Survey (chfs2015) and Probit Model to estimate the loan probability that determines the family loan behavior, namely the driving variable, and then analyz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driving variable and the rural poor, the Engel's coefficient of rural households, Gini coefficient of rural households and rural GDP used breakpoint analysis. The development of Inclusive Finance can markedly decrease the poor population in rural areas, decrease the Engel coefficient of rural households, close the gap between the rich and the poor, and boost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different regions, the evolution of Inclusive Finance has a major effect on poverty decrease and generate income in the whole country and the central region, but not in the East and the West. We know that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central and western regions of China is in a decreasing state.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astern region is the best, followed by the central region, and the western region is backward and slow. It can be seen that the role of Inclusive Finance in reducing poverty is "inverted u" with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the end, based on the conclusions of empirical analysis, some enlightenment and summary are obtained from the perspective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 and government agencies, so as to make China's rural areas really get rid of poverty, and also provide some reference suggestions for the perfect transition from poverty alleviation to rural revitalization, so as to contribute my modest strength to the cause of poverty alleviation in China.

Keywords: Inclusive finance; Fuzzy breakpoint regression; Probit model;
Poverty alleviation

目 录

1 引言	1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
1.1.1 问题的提出.....	1
1.1.2 研究意义.....	3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可能创新点.....	4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4
1.2.2. 可能的创新点.....	6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6
1.3.1 研究内容.....	6
1.3.2 研究方法.....	7
2 理论分析及研究方法	9
2.1 理论分析.....	9
2.1.1 普惠金融相关概念.....	9
2.1.2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理论分析.....	11
2.2 数据与方法.....	14
2.2.1 数据来源.....	14
2.2.2 指标选取和说明.....	14
2.2.3 驱动变量估计.....	16
2.2.4 模糊断点回归.....	17
3 全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19
3.1 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描述.....	19
3.1.1 全面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19
3.1.2 扩大小微企业、三农金融服务工作.....	21
3.1.3 不断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22
3.2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测度及评价.....	25
3.2.1 指标选取及构建.....	25
3.2.2 数据来源、选取及处理.....	26
3.2.3 权重确定.....	26
3.2.4 无量纲化处理.....	26
3.2.5 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IFI 计算.....	27
3.3 普惠金融指数测度结果.....	27
4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31
4.1 数据描述.....	31
4.2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32
4.3 断点的识别及有效性检验.....	34

4.3.1 断点的识别	34
4.3.2 有效性检验	36
4.4 断点回归结果	39
5 结论及启示	44
参考文献	47
后 记	51

1 引言

1.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1.1.1 问题的提出

“乡村振兴”是首次在十九大报告中明确提出的政策方针，其指出农业农民农村问题是关系民生国计的首要问题，务必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的工作重点，强调“首要发展农业农村，加强脱贫攻坚与乡村振兴统筹衔接”。2019年是战胜脱贫攻坚的关键一年，2020年1月23日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按照国家公布数据平均每人收入超过2300元的标准计算，到2019年底，我国有551万的贫困人口，比2018年末减少近1200万人，贫困发生率直降1.1%，已不足1%，可见2019年的脱贫攻坚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随着脱贫攻坚任务的逐步成功，全国人口大面积脱贫，但是依旧存在大量返贫的现象出现，具体原因大致分为两种，第一种是扶贫工作治标不治本。为了对脱贫工作进行有效的判断和清晰的脱贫目标，政府在精准扶贫的过程中制定了脱贫标准，即平均每人收入大于等于2300元才可被定义为脱贫，因此很多地区为了达成脱贫目标，采用很多快捷但不治本的措施，比如很多发达地区采取以钱养贫的方法解决贫困问题，把很多贫困人群划入政府救助范畴，因此一旦脱贫，很多补助不再发放的时候，又变成贫困人口，出现返贫问题；在一些深度贫困地区，政府会派遣很多驻村扶贫干部进行脱贫工作，但是一般扶贫干部是一年或两年进行调换，这种频繁的工作调动使得很多干部为追求政绩和扶贫效益，更多的注重当地贫困居民的短期收益，造成治标不治本的现象。第二种是扶贫工作过程中贫困户参与度不高。扶贫工作是帮扶人员和农户一起努力的事情，但是在实际扶贫工作中，帮扶人员往往是以一个管理者的姿态安排农户进行脱贫工作，不能很好的听取农户的真正诉求。并且在扶贫策略中农户拥有一票否决的权利，很多扶贫工作人员为了不让农户一票否定自己工作和努力，投入大量的财力物力从而“宠坏了”很多农户，这些“扶不起来”的贫困户想坐收渔利，等着政府养，没有自我脱贫能力。

2020年,我国脱贫攻坚工作也将迎来尾声,我国把“三农”工作的重点放到乡村建设振兴上来,因此打赢脱贫攻坚实现全面脱贫是乡村振兴发展的基础和前提,更是实现全面脱贫到振兴乡村完美衔接的关键步骤,是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如今,在过去几年成功实现大量脱贫任务指标,我们在准备完成后面计划的任务时,也不要忘了巩固我们之前脱贫攻坚的成果。分析总结之前在脱贫攻坚工作中的经验积累,思考后面实现全面脱贫需要探索和创新的问题和方法。具体来说,比如在分析脱贫经验时可以考虑影响脱贫的一些作用因素,比如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就业稳定程度、教育投入、产业结构水平以及政府的干预程度都是影响脱贫工作的重要因素,合理分析这些影响因素对脱贫工作的影响机制,总结经验采取针对性的有效措施,改变影响脱贫工作完成的现存条件。以往在脱贫攻坚工作实施中,面对那些弱势群体如农民、老年人、患病者、残疾人等需要采取需求侧救助式兜底保障措施,对其进行“输血式”扶贫,如今在这个实现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转变的重要节点,“造血式”扶贫必须提上日程,从而发掘贫困群体内在潜力,激发其内生动力,培训其自主脱贫致富能力,稳定减贫增收能力。

为了解决扶贫工作的治标不治本、农户参与度不高、淘汰“输血式”扶贫,减少脱贫后再返贫的问题出现,金融扶贫成为现阶段实现精准扶贫从而迈向魅力乡村建设的最直接有效的途径,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顾名思义,金融扶贫是指利用金融机构提供存贷款、理财保险等金融服务,以脱贫致富为目的对贫困人群提供资金支持和保障的扶贫策略,一般分为直接和间接两种方式,直接方式就是贫困居民可以直接从金融服务中得到用于发展的资金支持,间接方式是指,通过在农村贫困地区深入发展金融服务,从而提高当地经济发展水平,间接地缓解农村贫困。但是一般接受金融扶贫的贫困人口家庭收入不稳定,还款能力弱,信贷风险很高,加之金融机构本质的趋利性,使得金融扶贫成本大,风险高,比如,小额精准扶贫贷款是政府大力推行的金融扶贫方式,但由于小企业现金流不稳定,容易倒闭,使得小额贷款存在较高的信用风险,而金融机构往往是趋利的,因此金融机构更倾向于贷款给还款能力强的大企业,使得贫困人口难以得到贷款支持,形成恶性循环。

为使社会各个群体享受同等金融权利,特别是弱势群体,政府部门多次提出首要发展普惠金融解决贫困问题。普惠金融首次在2005年提出,其目的是秉持

同等权利和市场持续发展原则,在社会各群体可以承受成本内提供科学高效的金融服务。其从实现社会权利平等出发,以更高效方式使金融服务普惠到每一位公民,最终解决贫困问题,特别的针对那些很难享受金融服务的弱势群体(王曙光,2014),比如残疾人、农户、小微企业等,易受到金融机构歧视,针对此群体提供的金融服务称为普惠金融(星焱,2016)。因此,发展普惠金融将是打破传统金融模式的歧视、更多更好地为弱势群体提供发展机会的金融服务方式(星焱,2015)。而我们知道大部分贫困地区,地理位置非常偏僻且村民居住很分散,村民想要办理咨询金融业务或者金融机构人员宣传政府金融扶贫方针时,往往需要花费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这就为普惠金融的实施增添了不必要的成本。因此随着信息数字技术和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中国数字金融也在飞速发展。数字金融也叫互联网金融,它克服了传统金融网点对地理位置的依附,具有更强的空间穿透力,更好地减少金融机构运营成本。因此,依靠互联网信息技术而发展起来的数字普惠金融则可将金融服务扩展到传统金融服务不到的领域,为更广泛的、尤其是那些受到金融排斥的群体提供金融服务。

1.1.2 研究意义

(1) 理论意义

目前,学术界研究大多是从宏观数据和政策出发,借鉴 Sarma (2008)对普惠金融进行测算的维度标准,采用比较传统的统计研究方法研究某个具体区域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之间的关系,本文将在具体调查的大样本微观数据的基础上,采用 Probit 模型和模糊断点回归,对 7150 农户家庭的贷款情况及贫困情况等进行研究,分析全国农村区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其收入和贫困的影响。在指标体系的选择上主要根据微观调查数据的具体情况,侧重于选择具体农户相关贷款情况、家庭收入和家庭贫困程度等指标,如:农户惠农贷款、农户家庭总收入、农户基尼系数等。通过上述指标采用“拟随机试验”方法——模糊断点回归,避免内生性问题,研究我国农村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对贫困的影响,本文应用的研究方法和微观数据有助于丰富现有研究成果,为农村普惠金融的再深入研究提供借鉴参考依据。

(2) 实践意义

第一,通过对 7150 个农村家庭的微观数据处理,采用 Probit 模型和模糊断

点回归方法研究我国农村家庭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作用, 相比其他学者通过宏观数据和传统统计建模方法得出来的结果, 本文得出来效应关系将更加准确。第二, 有助于普惠金融服务思想的普及。通过对农村区域普惠金融减少贫困, 促进收入增加作用的研究, 得到不同区域其作用有很大不同, 这为政府在以后的资源分配投放上和金融机构经营策略上提供了借鉴和对照, 有助于加大金融机构对农村区域的关注度, 并且在普惠金融政策普及过程中, 应该注重因地制宜, 从而更好地改善农村地区金融现状, 准确增加农民收入水平, 发挥普惠金融其最大的效应。

1.2 国内外研究现状及可能创新点

1.2.1. 国内外研究现状

普惠金融发展的目的是在减少贫困发生的基础上带动当地的经济的发展。对此, 国内外各位学者有着很多研究。通过阅读国内外文献可以把各位学者研究分为两类, 一类是针对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的研究, 另一类是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研究。

(1)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测度综述

从概念发展来看, 上文表述可知普惠金融最先提出是为了解决金融排斥问题, 即解决阻挠任何社会弱势群体享受金融服务权力的过程。Bebczuk、Ravichandran and Alkathlan (2011) 解释了普惠金融的涵义, 认为普惠金融应该将社会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归入保险、信贷等金融服务。Sarma and Pais (2011) 认为普惠金融可从其可得性、服务有效性以及便利性等方面研究。焦瑾璞在 2006 年首次把该概念引入国内。李建军和韩珣把普惠金融概括成两个层面: “普”, 即广泛包容性, 指各个社会阶层都有能够有机会获得金融机构提供的金融服务; “惠” 指各个阶层能够以合理的价格享受金融产品。在指标的选取和指数测度方面来看, Sarma (2011) 沿着联合编制人类发展指数构建的思路, 采用 GPFI 选取指标的标准, 在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渗透度和金融产品使用状况这三个维度上选取一些指标, 来测量不同地区 and 国家的普惠金融发展状况, 并创建了普惠金融综合指数模型, 认为 IFI 在 (0.5, 1) 之间属于发展良好, 在 (0.3, 0.5) 发展水平一般, (0, 0.3) 说明发展水平低下。Arora (2010) 把指标分为金融服务的范围、金融服务可获得的便利性和银行服务所需成本三个方面, 发现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

家在普惠金融发展水平之间存在很大的差异。Gupte (2012) 在银行服务覆盖面、金融产品功效性、金融业务发生的便利性和所需成本四个维度构建了普惠金融发展指数。Rahman (2013) 在金融协调度、金融服务使用情况、满足程度和渗入度四个方面进行构建普惠金融指标体系。国内的普惠金融指标构建及其研究起步比较晚, 近年来各位学者的研究也在不断地进步和深入, 其中 GPF I (2012) 提出了包含 29 项指标的普惠金融指标体系, 涉及的范围更大, 涵盖面更广, 但是不同的国家和地区的金融发展和金融现状存在着不同情况, 因此国内学者也根据国内金融发展的具体情况对国内普惠金融指标进行选取, 大体分为两种, 一种是从供求角度对中国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进行构建 (王婧和胡国辉, 2013)。另一种是参考 GPF I, 从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使用情况和金融服务质量三方面出发进行指标体系构建 (蔡洋萍, 2015 和王修华, 2016)。后面学者在研究普惠金融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又对其他问题进行延伸, 如在原有测算方法基础上加入了城乡统筹度, 研究了中原六个省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和城乡统筹度的关系 (谢升峰和路万忠, 2014)。在加入了投资资金来自银行的企业比率指标的基础上研究认为该指标对地区经济发展有显著负影响 (李涛, 2016)。在采用与 Sarma 相同的指标基础上, 研究分析了普惠金融和地区经济具有相关性, 呈正向关系 (龙云飞和李晶, 2017)。随着科技飞速发展, 数字金融服务指标被加入普惠金融指标体系中 (成艾华和蒋航, 2018)。

(2) 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综述

关于普惠金融对农村贫困减缓的作用, 各位学者有多样的观点, 一部分人认为普惠金融可以推动经济发展, 优化配置从而起到减贫作用, 通过对其增加贷款增加收入进而优化农村经济结构, 达到脱贫的目的 (Honohan、DFID和江曙霞, 2006等)。进一步来讲, 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随着当地经济的发展起到的作用更强, 经济水平低, 减贫作用低, 经济水平高减贫效应就高 (张兵和翁辰, 2015)。而另一部分学者认为普惠金融对减缓农村地区的贫困具有负向作用, 比如在普惠金融发展过程中产生的金融波动会和普惠金融的减贫效果进行抵消 (Jeanneney, 2011)。在国内有学者研究认为我国农村区域普惠金融的发展在短期内对农村贫困的减缓作用不显著, 且长期还会阻碍贫困的减缓 (杨俊等, 2008)。而刘芳和刘明 (2017) 持相反观点, 认为短期内金融发展会阻碍农村贫困的减缓, 但长期有

显著的正向效应。还有一部分学者研究发现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由于地理空间的变化也起着不同作用,比如研究发现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既可以减少贫困发生还能推动经济发展,在中部,普惠金融可以减缓贫困但对经济发展作用并不显著,而在西部地区其减贫效应和促进经济发展都不明显(武丽娟和徐璋勇,2018)。另有研究发现普惠金融减贫作用在贫困地区和非贫困地区存在差异,并且在贫困地区的作用不如非贫困地区明显(王伟和朱一鸣,2018)。

综合现有研究文献发现:第一,目前很多学者有关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算、减贫效应的研究已经非常充分,但是关于我国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结论不一。第二,在选择测算方法上,上述很多文章研究大部分采用的是传统的统计模型,比如时间序列回归模型、面板数据回归模型等。我们在研究该问题时会发现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相互作用的内生性问题,而这些方法不能有效地缓解这些问题,从而很难确切的描述普惠金融与农村经济发展之间的效应关系。第三,关于普惠金融的研究,大部分都是围绕计算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方法研究。第四,在讨论其减贫效应时,很多文章研究通常从宏观数据和政策方针角度出发,缺少微观方面的考虑。

1.2.2.可能的创新点

本文计划从微观角度出发,采用西南财经大学中国家庭金融调查与研究中心所进行的大样本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利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研究普惠金融和农户贫困之间的因果关系。采用微观数据做既能通过微观主体家庭具体情况,从而具体了解贫困居民实际的贫困差异,也克服了利用宏观数据样本的局限性。另外,考虑到内生性问题带来的估计偏差,采用科学的断点回归估计,从而避免内生性问题,分别识别了不同区域普惠金融对减缓农村贫困、促进经济增长的效应关系。

1.3 研究内容与方法

1.3.1 研究内容

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以下五个部分:

(1) 普惠金融减贫增收效应的理论分析。首先是研究农村金融机构可发放贷款的条件。根据效益最优原则,对放贷条件进行理论分析,来阐述农村金融机

构放贷的本质，一方面对相关理论进行了解读，另一方面，揭示了金融机构“嫌贫爱富”的实质。其次是分析普惠金融减贫增收作用机理。通过研究金融机构、农户以及政府之间的利益关系，借鉴现有的理论分析普惠金融政策减贫增收的作用机制，认为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普惠金融有政策支持，那么即便金融机构是趋利的，农户也能在普惠金融中增加收入，减少贫困发生，可见政府在普惠金融实施过程中无可替代的作用。

(2) 方法分析和数据来源说明。本文介绍了估计驱动变量所采用的方法、普惠金融减贫效应所采用的断点回归方法的整体思路，对所需要的变量指标进行了解释和说明，采用 Probit 模型和模糊断点回归，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该调研具有很强的代表性，覆盖了我国东中西的 29 个省（市、自治区），样本近 4 万户。

(3) 对我国金融业现状进行描述统计并测算我国 31 个省（市、自治区）的普惠金融综合指数，观察目前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该部分借鉴 Sarma(2008) 指标构建规则，从金融服务的供求情况和渗透率考虑，得到 14 个普惠金融指标，然后采用极值法对原始数据做无量纲处理，再利用变异系数法对各个指标进行权重计算，最后计算得到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4)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实证分析。采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2015)微观数据，使用 *Probit* 模型对农村家庭贫困程度和收入水平来估计决定家庭贷款行为的驱动变量和借款概率，进而对驱动变量和农村贫困人口、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户村庄基尼系数和村庄 GDP 的断点回归分析。

(5) 结论及建议。针对不同地区的贫困情况，得到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和促进经济增长的区域差异性，对我国在采用金融手段进行扶贫时需要注意锁定目标、因地制宜具有警示作用。

1.3.2 研究方法

本文围绕农村普惠金融与农民贫困之间的因果作用展开了讨论，研究方法如下所示：

(1) *Probit* 模型

Probit 模型也叫概率模型，用来表达刺激强度和反应比例之间的关系，由此判断刺激强度什么状态是最佳的，该模型类似因变量为 0-1 的回归方法，通过计

算变量的累计概率函数,转换成取值在 $(0, 1)$ 之间的概率,因此,本文采用*Probit*模型估计决定家庭贷款行为的驱动变量。在金融机构发放惠农贷款之前会评估该贷款用户的信用风险,因此本文综合农户家庭中的年收入、亲友借款、贷款需求等变量利用*Probit*模型预测农户的借贷能力,从而作为驱动变量去对样本进行断点分组。

(2) 模糊断点回归

本文采用断点回归方法(RD)研究我国农村普惠金融是否具有减贫增收的作用。断点回归通过模拟随机试验更好地规避在参数估计时产生的内生问题,其主要思想是:当该特征变量大于等于临界值时,如果被解释变量受到处理,就说明被解释变量与特征变量间存在一定的因果关系。断点回归又包括精确断点回归(Sharp RD)和模糊断点回归(Fuzzy RD)两种,精确断点回归(Sharp RD)其临界值时确定的,在临界值的一侧的观测值接受处理,另一侧的观测值不接受处理,即观测点接受处理的概率非0即1.而当临界点时模糊的(Fussy),即在临界值附近存在一个区域,其观察点接受处理的概率是在 $(0, 1)$ 区间内的。本文考虑到即使农户满足惠农贷款条件,也未必会去贷款,仅是获得贷款的概率变大,即其贷款的概率不是非0即1的,而是在0到1之间的,因此本文更适合采用模糊断点回归方法(Fuzzy RD)。

本文利用中国家庭金融调查的CHFS微观数据,采用上述*Probit*模型估计的农户能够获得贷款的概率来表示其借贷能力,通过断点对样本进行分组,分为处理组和对照组,进行断点回归估计,研究我国普惠金融的减贫效应。

2 理论分析及研究方法

2.1 理论分析

2.1.1 普惠金融相关概念

普惠金融发展的初始是出现在上世纪 70 年代的孟加拉国，由于有很多经济条件差的家庭需要贷款，并且需求金额小，因此小额信贷成为当时比较流行的贷款方式，也成为普惠金融发展的初始阶段，随着越来越多的家庭有贷款需求，单一的小额贷款不再满足居民需求，因此金融项目改革创新，出现了微型金融模式，该模式有更多的金融产品和服务，能更好的为贫困弱势群体提供服务，受用群体也从低收入群体扩展到小微企业。

随着微型金融的发展，其存在的问题也显现出来，比如金融机构的趋利本质导致并不能做到“普”，“嫌贫爱富”使得金融服务涉及面窄，该福利效用成效低下等等。慢慢的普惠金融出现了，我们知道普惠金融（Inclusive finance）是个舶来品，它英文本意翻译过来，只有“普”的意思，没有“惠”的意思，因此普惠金融过程是先“普”后“惠”的过程，首先是“普”，提高金融可获得性，惠及更多群体，其次是“惠”，是相对的，信用好、能力强就应该享受更低的价格，更高的额度，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是一种社会的公平的实现。许多专家认为需要用普惠金融模式代替传统微型金融，把微型金融受众群体不突出的特点变成普惠金融具有包容性和公平性的特点。普惠金融完善了小额贷款和微型金融模式，是金融行业发展和进步的象征。

在 2005 年，普惠金融首次被提出，其目的是秉持同等权利和市场持续发展原则，在社会各群体可以承受成本内提供科学高效的金融服务，其从实现社会权利平等出发，以更高效方式使金融服务普惠到每一位公民，最终解决贫困问题。但是金融排斥依旧很严重，所谓金融排斥，是指金融机构往往是趋利的，因此低收入者或者小微企业不能获得相应的金融服务，金融服务分配不均，大多集中在高收入群体。由于贫困户存在还贷困难情况，从而导致银行贷款的成本增加，因此银行为了更好地收回贷出去的钱，那些还贷能力强的用户更容易获得贷款，贫困人口也就更难获得贷款，造成金融歧视，形成富者越富穷者越穷的恶性循环，因此创建一个全民都拥有享受现代金融服务权力的普惠金融系统是十分必要的。

根据联合国对普惠金融定义的概括,参考各专家学者的研究结论,可以将普惠金融内涵总结为以下三个主要方面:

第一,普惠金融具有“普”的特性,惠及主体范围比传统金融服务产品大。在传统金融行业中,由于其本质是“唯利是图”的,因此对于那些经济条件差的个体或者信誉差、没有足够还款能力的主体,金融机构拒绝其所需要的服务,导致这些群体失去了享受金融服务的权力。而那些本身经济条件好的群体在生产发展过程中,凭借自己优越的经济条件,更容易获得金融机构的各项产品服务,形成良性循环,因此对于传统金融,其服务主体被认为是经济条件优越的权利。而普惠金融的出现本身就是为了解决贫困问题、缩小贫富差距、实现社会资源平等使用,因此其服务主体范围更倾向于比如农民、老年人和小微企业等这样的弱势群体,但这并不代表着普惠金融就是对特定弱势人群的慈善活动,服务群体仍然包括原来的服务阶层,所有的服务对象在普惠金融体系下,都是公平对等的,都可以享受同质的金融服务。

第二,普惠金融具有个性化特质和可持续发展特点。普惠金融服务的重点是向弱势群体倾斜,但这不代表它就是慈善活动,在发展普惠金融过程中,也需要重视市场规则,在尽可能惠及更多群体的同时,也要让金融机构合理得益,这是建立在能够保证金融服务供给者能持续性发展的基础之上的。公益活动是在给弱势群体进行“输血”,通过直接性的提供财力物力送到贫困者手中,但普惠金融时借助金融权利的普及让服务个体能够享受平等的金融权力,通过贷款“输血”,让其能够获得帮助从而在内产生动力进行“造血”,最终通过利息让一部分资本流向金融机构,整个过程是在资本共享中实现互惠,这与公益慈善有着本质的区别,因此体现了普惠金融的可持续性。再者,普惠金融不同于传统金融,是根据不同服务群体而产生的不同产品服务,提供可以满足服务对象的多样需求,具有较强的创新性和个性化特征。尤其在针对贫困群体方面,老年人、农户、小微企业等等不同的群体不同的需求,因此其产品设计需要更多的创新和考虑,且在保证减少服务成本的同时,也要确保其自身能可持续发展。

第三,普惠金融服务是需要政府作为第三方介入的金融服务。无论是什么金融机构需要计算盈利、逾期、坏账率等指标,无可避免的存在很多普惠金融借贷者没有良好的经营生产能力,造成破产,不能如期还贷,又或者因为我国信用体

系和制度不健全，一部分投资倒把的人，借着普惠金融之名，从普惠金融机构借贷不还或者恶意拖欠，导致普惠金融公司产生大量坏账。因此为了维持金融机构收支平衡，这就需要国家政府作为第三方介入进行干预，除了对普惠金融机构进行转移支付外，还需要发挥市场监管作用，打击非法放贷公司，禁止重复放贷，维持市场秩序，健全信用体系，让老赖寸步难行，提高违法成本！

综上所述，普惠金融服务不同于传统金融服务，其在政府作为第三方监管条件下，在保证金融服务能可持续发展的前提下，依靠金融权利的普及让所有的个体都能享受到同样的金融服务，在资源共享中实现真正的普惠。

2.1.2 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理论分析

本文借鉴 Tirole (2006) 的固定投资模型理论框架，参考武丽娟和徐璋勇 (2018) 从理论上分析我国金融机构的贷款条件，分析惠农贷款的减贫增收的作用机理。

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本质是趋利的，利润和效益是最终目标，但是由于政策的规定和扶持，金融机构也肩负着惠农支农的重任，结合趋利性和政策职能，当金融机构的收益率发生 $r \geq 0$ ，就会履行“三农”贷款的义务，从而面对农户对资金的需求，金融机构实现资金的供给。另外，我们假设农户自己持有本金为 C ，当生产项目需要投资 I 时，且 $C < I$ ，则会向金融机构申请 $I - C$ 的贷款融资。贷款获得成功后，农户行为会存在两种情况：敬业和懈怠，假设农户生产经营项目成功的概率为 p ，其中假设农户敬业时生产项目成功的概率为 $p = p_d$ ，农户懈怠时生产经营项目成功的概率为 $p = p_l$ ，按照我们现实认知， $p_d > p_l$ 。当生产经营项目成功时，农户获得收益为 E_f ，金融机构获得收益为 E_i ，则 $E = E_f + E_i$ 为整个经营项目的总收益；若项目失败的话，农户损失 C ，金融机构的收益为负。

a. 农村金融机构放贷条件理论分析

由以上假设可知，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其收益率 $r \geq 0$ ，因此可见金融机构发放贷款的最低约束条件为 $r = 0$ ，也就是银行收益等于发放的贷款，即 $p_d E_i = I - C$ (1)

农户虽然存在敬业和懈怠情况，当选择敬业时，金融机构收益为 $p_d E_i$ ，农户收益为 $p_d E_f$ ，当选择懈怠时，生产经营成功的概率由 p_d 下降为 p_l ，金融机构收益

为 $p_l E_i$ ，农户收益为 $p_l E_f$ ，但是会由于懈怠得到的闲暇时间而获得私人收益 B ，因此，我们必须加以监督，使得 $p_d E_f \geq p_l E_f + B$ ，即 $(p_d - p_l)E_f \geq B$ (2)，令 $\Delta p = p_d - p_l$ ，结合 $E = E_f + E_i$ ，由(2)式得到当农户选择敬业时，金融机构收益为 $E_i \leq E - B/\Delta p$ (3)。所以，金融机构最高收入为 $Y = p_d \left(E - \frac{B}{\Delta p} \right)$ (4)

结合(1)和(4)得到金融机构放贷的必要条件为 $Y = p_d \left(E - \frac{B}{\Delta p} \right) \geq I - C$ (5)。

因此推出 $C \geq C_m = I + p_d \left(E - \frac{B}{\Delta p} \right) = I + p_d \frac{B}{\Delta p} - p_d E$ (6)为金融机构在农户敬业状态下发放惠农贷款的条件。

我们知道金融机构在其贷款时会对贷款人进行评估，当农村金融机构预判到农户可能会懈怠或失信时，便不会放贷，因此，我们得到农户要获得惠农贷款的前提条件是其有足够的本金即 $C \geq C_m$ 。由此可见 C_m 是金融机构选择是否发放贷款的判断依据。在 $C < C_m$ 的时，纵然农户具有很好的发展项目且会认真经营，但依旧很难得到贷款。

根据上述理论分析，我们可见，即便在政府作用下的金融机构虽然担当着惠农政策的义务，但是农户手中持有的资本依旧是决定支农贷款的惠及对象主要的判断条件，因此在实施普惠金融政策方针时，金融机构的“爱富嫌贫”和趋利实质暴露出来。因此通过上述分析，本文在对驱动变量进行估计时，以农户持有的资金作为评估对象，当其超过某一点时，农户获得金融机构发放的惠农贷款几率将增大。

b. 普惠金融减贫增收作用理论分析

我们知道普惠金融重点扶持的是低收入者、小微企业和农户等这样的弱势群体，是政府的特殊照顾，这与原本的金融市场效益原则是相悖的，为了能让普惠金融顺利进行，必须需要政府作为第三方的进入市场进行监管操作。政府对金融机构需要进行特殊的资金支持和政策激励，进行转移支付 T ，激发积极性。此时农户面临着两种选择，惠农贷款和一般商业贷款，这里假设惠农贷款的利率为 r_h ，普通商业贷款利率为 r ，满足 $r_h \leq r$ ，农户为实现收益选择敬业经营，项目成功的概率为 p_d 。

(1) 在政府对金融机构实施转移支付的前提下，惠农贷款利率为 r_h ，此时

$$\text{必须满足: } p_d E_i + T \geq I - C \text{ 即: } E_i \geq \frac{I - C - T}{p_d} \quad (7)$$

同理, 在利率为 r 的商业贷款条件下, 发放贷款满足的条件为: $p_d E_i \geq I - C$

$$\text{即: } E_i \geq \frac{I - C}{p_d} \quad (8)$$

(2) 假设在以利率为 r_h 发放惠农贷款时, 农户收益记为 S_f , 表达式为:

$$S_f = p_d E_f + (1 - p_d)(-C) - (I - C)r_h \quad (9)$$

$$\text{s.t. } E = E_f + E_i \quad (10)$$

$$E_i \geq \frac{I - C - T}{p_d} \quad (7)$$

$$p_d E_i = (I - C)r_h + T \quad (11)$$

综合上式, 得到在农户贷款惠农贷款时期望收益为:

$$S_f = p_d E - (1 - p_d)C - [2(I - C)r_h - T] \quad (12)$$

(3) 再假设农户进行普通商业贷款时, 利率为 r , 收益为 S , 因此,

$$S = p_d E_f + (1 - p_d)(-C) - (I - C)r \quad (13)$$

$$\text{s.t. } E = E_f + E_i \quad (10)$$

$$E_i \geq \frac{I - C}{p_d} \quad (8)$$

$$p_d E_i = (I - C)r \quad (14)$$

综合上式, 得到在农户贷款普通商业贷款时期望收益为:

$$S = p_d E - (1 - p_d)C - 2(I - C)r \quad (15)$$

以上分析均在农户敬业时经营项目成功的概率 p_d 、农户持有资本 C 、总收益 E 和所需投入资金 I 不变的前提下得出的, 通过比较式子 (12) 和 (15) 可以发现:

a. 我们知道在现实中惠农贷款利率 r_h 是小于普通商业贷款利率 r 的, 即 $r_h < r$, 所以比较 (12) 和 (15) 可以得到 $S_f > S$ 。可见农户获得惠农贷款的收益要大于普通商业贷款的收益。

b. 当普惠金融对农户贷款条件降低或者其他金融服务的更便利时, $r_h = r$, 此时比较 (12) 和 (15) 可以得到 $S_f > S$ 。可见农户获得惠农贷款的收益仍然大于一般商业贷款的收益。

综上, 在惠农贷款利率 r_h 小于普通商业贷款利率 r 的条件下, 农户所获得惠

农贷款的收益都是大于普通商业贷款收益的，因此，可见普惠金融惠农贷款是具有减少贫困发生增加农户收入作用的。

由以上金融机构贷款条件分析和惠农贷款减贫增收理论分析都能得到，无论是放低农户获得贷款门槛还是较为低下的贷款利率，在一定程度上都是具有减贫增收的作用的，这都得益于政府对金融机构的政策支持和激励措施。

2.2 数据与方法

2.2.1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 2015 年中国家庭金融调查（CHFS）的微观数据，该项目很好控制了调查时产生的各种误差，得到的数据具有很强的代表性（甘犁等，2013），CHFS2015 由甘犁教授发起，综合宏观经济数据，调查研究中国家庭微观情况，其中包括资产现状，更好地估算家庭财富分配问题，通过观察家庭资产和债务问题评估信贷风险，为金融机构提供数据理论支持，使金融机构更好地结合中国家庭现状创新出更适合的金融产品。其全国居民调查包括样本 29 个省市区，其中有 4 万余户的家庭人口特征、家庭收支情况、资产与负债和就业失业等信息的微观数据，本文选择 CHFS2015 调查数据进行研究，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由于 CHFS2011 和 CHFS2013 调查年份较早并且之前样本量不足万户，而 2015 年，样本扩大到 40000 余户，遍及全国范围，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因此 CHFS2015 样本数据量和代表性均比之前更好更完备，在指标选择方面可选择性也会更大。二是，CHFS2015 调查还增加了中国小微企业调查，对小微企业经营、贷款投资等方面有比较详尽的调查，弥补了我国在小微企业方面的数据空缺。

本文采用 CHFS2015 数据，通过剔除城市家庭和不完全家庭数据，剩余 7150 户农村家庭数据，进行下文分析。

2.2.2 指标选取和说明

普惠金融的目的是秉持同等权利和市场持续发展原则，在社会各群体可以承受成本内提供科学高效的金融服务，其从实现社会权利平等出发，以更高效方式使金融服务普惠到每一位公民，最终解决贫困问题。由以上文献可知，在普惠金融发展评测方面，金融服务可获得性、金融服务质量和使用情况是大多数学者研究普惠金融发展的主要三个维度，金融服务可获得性从宏观方面看比如金融机构

数量、金融从业人员数等等；金融服务质量包括有像我国重点推出的普惠金融产品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等；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包括比如我国具体的人均贷款、人均存款和保险使用现状等等。

本文作为立足微观数据的分析文章和数据库已有的指标，从指标的代表性和数据可获得性出发，从三方面选取指标：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农村家庭贫困程度及外在条件因素。

首先，研究金融机构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本文采用农户是否获得过支农贷款来衡量普惠金融的普及程度，农户 1 表示是，0 表示否。为了对更准确描述普惠金融是否做到“普”，用农户惠农贷款需求来表示农户对于惠农贷款的实际需求，1 表示有需求，0 表示没有。其次，从上文普惠金融贷款的理论分析我们可以得到，农户实际持有资本是否能够获得支农贷款的重要因素，因此本文把农户家庭总收入作为主要家庭持有资金的主要来源。再者跟亲戚朋友借款也是家庭资金存量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家庭劳动力质量和家庭人口数是衡量一个家庭生产力的重要因素，这里我们通过家庭人口受教育程度来表示家庭劳动力质量，即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由于并非所有达到惠农贷款条件的农户都有贷款需求，因此是否有贷款意愿和需求也是需要考虑的因素，用农户是否有向正规金融机构贷款的需求来表示，1 表示有需求，0 表示没有。此外还包括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是否为贫困户和农户对家庭收入的满意度等指标。从外在宏观条件来看，农户所在村庄的农业收入、工业收入、村庄实际 GDP 以及贫困人口数的多少作为外在影响因素条件。

表 2.1 指标选取与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名	指标描述
id	家庭编号	农村家庭编号
cournty	乡村编号	调研村编号
credit	农户惠农贷款	是否获得过农户惠农贷款，1代表获得过，0代表没有
ti	农户家庭总收入	包括农户经营性收入、工资收入、财产性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总和
loanjk	亲戚朋友处借款	1表示有，0表示没有
demand	农户惠农贷款需求	1表示有，0表示没有
medu	农户劳动力质量	计算家庭中人均受教育年限

popu	家庭人口总数	农户家庭人口数
satisfy	农户收入满意程度	农户对当前家庭收入满意程度，按照五级量表评价
lnnongye	农户所在村庄农业总产值对数	农户所在村庄年度农业总产值对数
n	贫困人口	村中年人均收入低于2300的人口数量
engel	恩格尔系数	农户家庭的恩格尔系数，按照恩格尔系数的一般计算方法：食品支出/收入
g	农户基尼系数	计算农户所在村的相对贫困程度，按照基尼系数一般计算方法
gdp	农户所在地区GDP	以村庄为单位，所在村庄年度生产总值
poor	是否为贫困户	是为1，否为0

2.2.3 驱动变量估计

本文利用 $Probit$ 模型来估计普惠金融减贫增收效应的驱动变量即农户获得贷款概率。

现实中，在农户向金融机构进行贷款时，机构会对借款用户进行风险评估，满足条件的客户才会得到贷款，并结合上文理论分析，把农户家庭收入(ti)作为农户持有资本的主要来源，加之农户与亲戚朋友的借款($loanjk$)构成农户借贷能力指标。此外，在有借贷能力的农户也不一定会有借贷需求，因此也要考虑农户是否有借贷需求($demand$)因素。外在的控制变量包括农户家庭劳动力质量($medu$)、家庭人口数量($popu$)、农户家庭收入满意度($satisfy$)和宏观变量农户所在村庄农业总产值($nongye$)。 $Probit$ 模型设定如下：

$$p = \beta_0 + \beta_1 ti + \beta_2 loanjk + \beta_3 demand + \beta_4 medu + \beta_5 popu + \beta_6 satisfy + \beta_7 lnnongye + \varepsilon \tag{16}$$

在式子(16)， p 表示农户获得贷款的概率， ti 为农户家庭总收入， $loanjk$ 为是否向亲友借款， $demand$ 表示农户是否需要向金融机构贷款，1表示有贷款需求，0表示没有需求， $medu$ 为家庭劳动力质量指标，用家庭人均受教育年限表示， $popu$ 为家庭人口数量， $satisfy$ 表示农户对家庭当前收入水平的满意程度，1-5分别表示非常不满意，不满意，满意，比较满意，非常满意， $lnnongye$ 农户所在村庄年度农业总产值对数。

通过 $Probit$ 模型拟合估计，得到农户贷款能力水平大小，即当借款能力水平超过某一跳点 c ($0 < c < 1$)时，农户就会获得惠农贷款，当借款能力水平小于跳点 c 时，农户借贷水平较低，不能获得惠农贷款，其进行借贷概率随着借贷能力水

平的增加而变大,但即使其借贷能力水平满足需求,现实是是否参与贷款依据农户自己的意愿,其借贷行为不一定发生,因此当农户借贷能力到达或超过临界点 c 时,其借贷概率会增加但不会成为 1。

2.3.4 模糊断点回归

Y_i 为结果变量,其中农村贫困人口、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和村庄 GDP 等指标表示农户家庭贫困程度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 p_i 为驱动变量,即采用上文 *probit* 模型计算出来的农户获得贷款的概率, D_i 为虚拟变量,表示是否获得贷款,是=1,否=0。

假设 η 表示惠农贷款对农村减贫增收的作用, $\hat{\eta}$ 为其作用的估计值,并且假设惠农贷款的减贫增收效应不随个体的不同而改变,即满足个体同质性 (Hahn et al., 2001)。因此在局部连续性假设下,我们可以得到一个在临界点局部范围内服从随机分布的拟试验环境,只要结果变量有跳跃,给定带宽 $h > 0$, 在农户获得贷款概率的断点周围区域 $[c-h, c+h]$ 内,可以得到驱动变量对结果变量的效应,即:运用下面式子表示惠农贷款对 Y_i 的局部平均处理效应 (LATE):

取右极限:

$$\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Y_0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D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Y_1 - Y_0) | p_i) \quad (17)$$

取左极限:

$$\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Y_0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D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Y_1 - Y_0) | p_i) \quad (18)$$

相减:

$$\begin{aligned} \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 \\ = \left[\lim_{p \rightarrow c_+} E(D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D_i | p_i) \right] * \lim_{p \rightarrow c_+} E((Y_1 - Y_0) | p_i = c) \end{aligned} \quad (19)$$

移项相除:

$$\begin{aligned} LATE = E(\hat{\eta} | p = c) = E((Y_1 - Y_0) | p = c) = \\ = \frac{\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lim_{p \rightarrow c_+} E(D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D_i | p_i)} \end{aligned} \quad (20)$$

式子 (20) 中, $\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 分别表示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借贷能力上对 Y_i 的条件期望,两式相减 $\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Y_i | p_i)$ 为在临界点 c 局

部内处理组和控制组 Y_i 值的差异。 $\lim_{p \rightarrow c_+} E(D_i|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D_i|p_i)$ 分别为处理组和控制组在借贷行为上的条件期望， $\lim_{p \rightarrow c_+} E(D_i|p_i) - \lim_{p \rightarrow c_-} E(D_i|p_i)$ 为在在临界点局部内处理组和控制组实际借贷行为的差异。

根据上述 $Probit$ 模型估计出来的农户获贷概率 p_i 来判断农户的贷款行为：

$$D_i = \begin{cases} 1, p_i \geq c \\ 0, p_i < c \end{cases} \quad (21)$$

当 $p_i \geq c$ ， $D_i = 1$ ，则第 i 个家庭进入处理组，即进行惠农贷款，当 $p_i < c$ ， $D_i = 0$ ，则第 i 个家庭进入控制组，即不进行惠农贷款。

下面建立方程：

$$Y_i = \beta_0 + \eta D_i + \beta_1 Z_i + k(p_i) + \varepsilon_i \quad (i = 1, 2, \dots, n) \quad (22)$$

Y_i 为结果变量，即农村贫困人口、恩格尔系数基尼系数和村庄GDP等指标表示农户家庭贫困程度和村庄经济发展情况。 η 衡量由式(20)所定义的惠农贷款对被解释变量的局域平均处理效应。 Z_i 为控制变量。 $k(p_i)$ 为控制方程，以控制农户借贷能力指标与被解释变量之间可能存在的相关性，有助于减少内生变量的影响。 ε_i 为随机干扰项服从正态独立同分布。

3 全国普惠金融发展现状

普惠金融的发展是与传统金融行业相对接的,不仅是传统金融的发展和创新,更需要打破传统金融的固有模式,但是创新和突破传统是一项复杂且艰难的系统工程,需要从战略的前瞻性和站在全局的高度去综合考量、统筹谋划,结合借鉴国外普惠金融发展经验和教训,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更快实现创新出适合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的新路子。

本章节基于传统金融和普惠金融的理论框架和结构,从金融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质量、以及金融创新力度方面进行描述分析,从而观察我国普惠金融发展特征和基本态势。后面分地区对 14 个普惠金融指标进行测算,得到全国各个省市区全国 31 个省市(不过包含港澳台地区)的普惠金融总指数,进而观察我国不同地区之间的发展差异,更好的分析普惠金融地区差异的原因以及更可能的为我国普惠金融以后的发展提供参考意见。

3.1 我国金融业发展的现状描述

随着经济的发展和脱贫攻坚战略的深入以及金融扶贫建设的推进,近年来,对金融扶贫的需求水平持续扩大,总体来看,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金融服务质量,还是金融创新力度,五年来我国取得了较为快速的发展,但是也依然存在着很多问题,不仅如此,随着互联网的发展,我国普惠金融创新力度不能很好地跟随科技脚步,致使我国金融扶贫尚未完全发挥其本身的作用。近年来,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现状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3.1.1 全面加快金融基础设施建设

(1) 金融物理网点数开始减少

到 2019 年 12 月底,全国银行业金融机构网点数达 22.8 万个,其中社区银行网点有 7228 家,小微银行网点 3272 家。在 2015-2017 年三年内我国金融机构网点总数呈持续上涨趋势,到 2018 年减少了 1000 多家网点数,虽然到 2019 年网点数出现增长,但仍然是低于 2017 年的,寻其原因,本文认为随着利率的市场化改革,整个银行业利润下降,行业竞争加大,而物理网点是银行业的重要途径资源,网点租金、人工薪酬、机器维护和更新投资都是大量的成本投资,这也是网点营业的压力,利润降低和成本扩大成为物理网点减少的部分原因。更重要

的原因是科技的进步，互联网的发展，银行电子业务开始成为主流，人们有了不用走出家门就能办理银行业务更方便的途径，在手机银行和互联网银行的高科技压力之下，传统物理网点开始“消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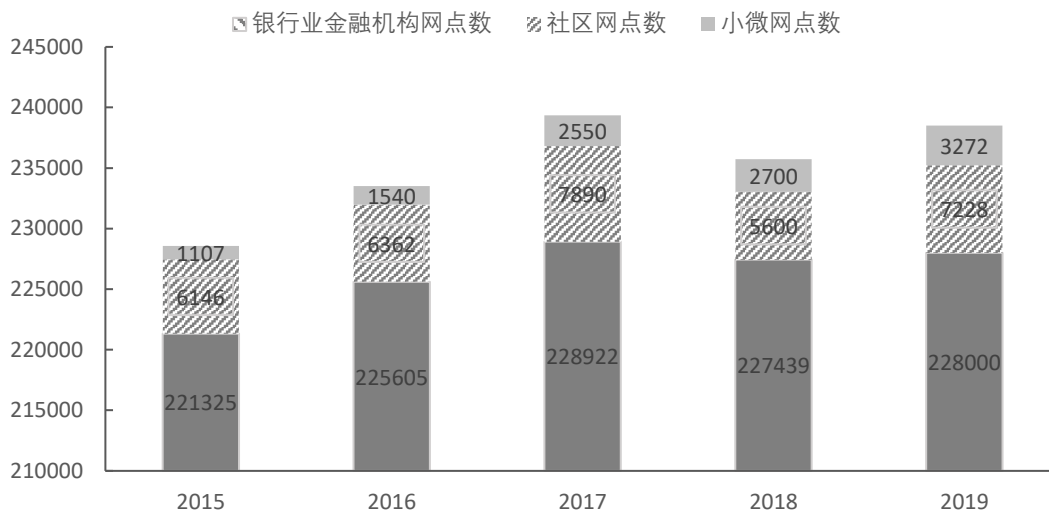


图 3.1 2015-2019 年金融机构网点数

(2) 金融服务深入覆盖农村地区

虽然银行物理网点数有些许下降，但是银行自助设备总数持续上升，截至到 2019 年末，自助设备总数达到 109.35 万台，比 2015 年同比增长 50%，金融服务的覆盖程度持续扩大。村镇银行，即为县乡镇村涉农、小微企业等提供金融服务的金融机构，截至 2019 年末，全国已组建村镇银行 1630 家，可见新型金融机构发展飞快，在 31 个省份的 1306 个县（市、旗）内实现了金融基础服务百分百覆盖，并已覆盖全国近 70.6% 的行政村，且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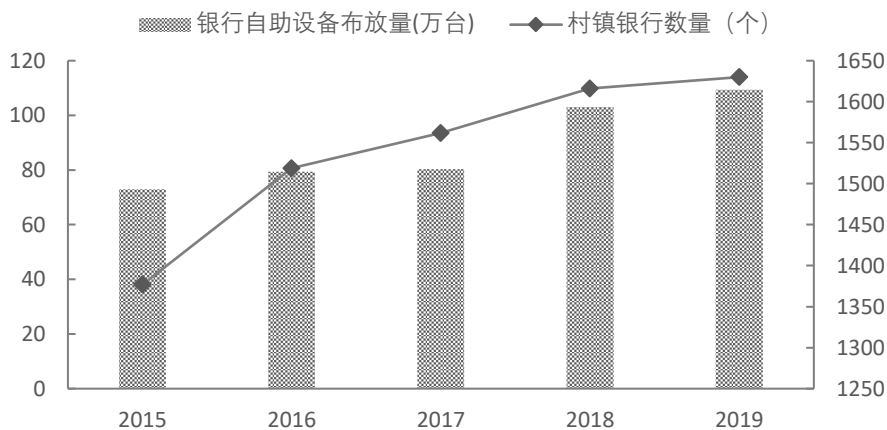


图 3.2 2015-2019 年银行自助设备布放及村镇银行情况

3.1.2 扩大小微企业、三农金融服务工作

涉农贷款，是普惠金融系统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指标。从图 3.3 中我们可以看到截止到 2019 年末，我国涉农贷款余额已达到 35.19 万亿元，且在 2015-2019 年五年内平均年增速也保持在 8%附近，呈持续稳定增长态势。人民银行和相关政府部门应继续向金融机构实施政策倾斜和资金投资，增加转移支付额度，引导金融机构加大涉农投资额，不断扩大贷款金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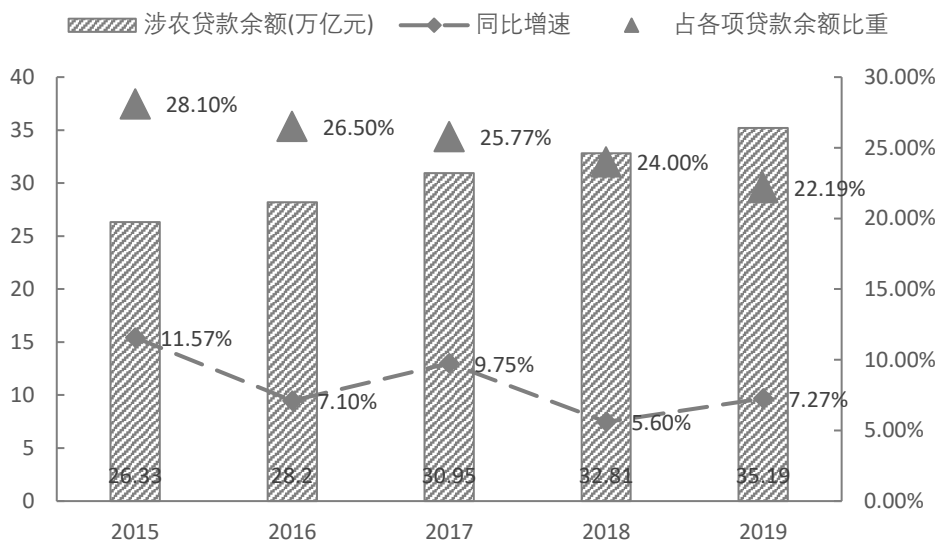


图 3.3 2015-2019 年涉农贷款情况

截至 2019 年底，全年增加 36.9 万亿元小微企业贷款，同比多增 34100 亿元，其中普惠型小微贷款达 11.7 万亿元。在 2015-2019 年五年内，小微企业贷款稳步递增，普惠型小微贷款也是飞速增加。目前，从政府和相关金融部门发布的以往数据和近期成果都表明，金融政策正在不断加大对小微企业投资力度。其中包括有关考察指标规定更为宽松外，其政策考虑的重点也会更多放在丰富金融服务体系，旨在使民营小微企业更好的发展，尤其是重点培养和发展更多更合适小微企业发展的中小创新型金融机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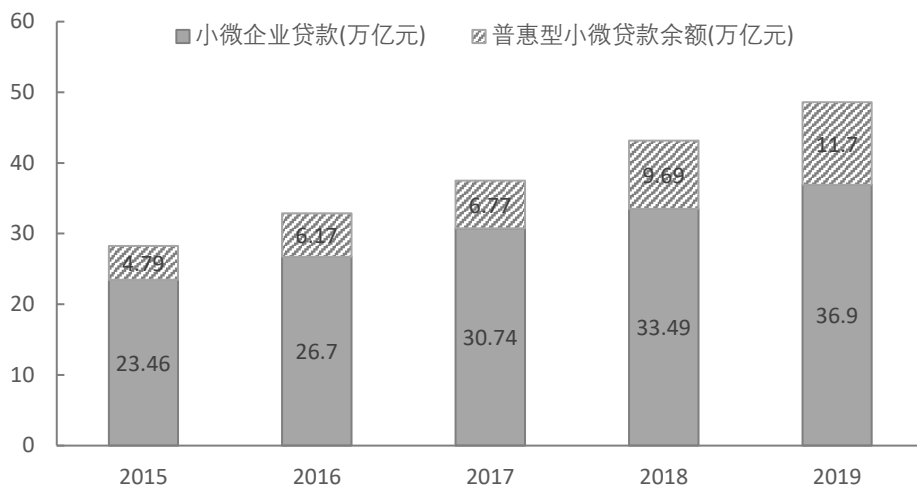


图 3.4 2015-2019 年小微企业贷款情况

综上，人民银行和相关政府部门依旧致力于开展三农、小微企业金融扶持工作，投资扶持不断扩大，对农村不同类型金融机构实施相适应的准备政策，加大涉农、支小专项贷款投资，扩大人才引进，引导金融机构多创新针对小微企业贷款的金融产品，促使金融机构不断扩大中小微型企业的投资额。

3.1.3 不断加大金融创新力度

随着科技进步互联网的发展，互联网宽带早早接入千家万户，截止到 2019 年末，我国已有 44928 万家庭接入宽带互联网，同比增速达到 10.29%，且在近五年内，互联网入户数持续上升，这也是互联网金融发展需要的最基本基础设施建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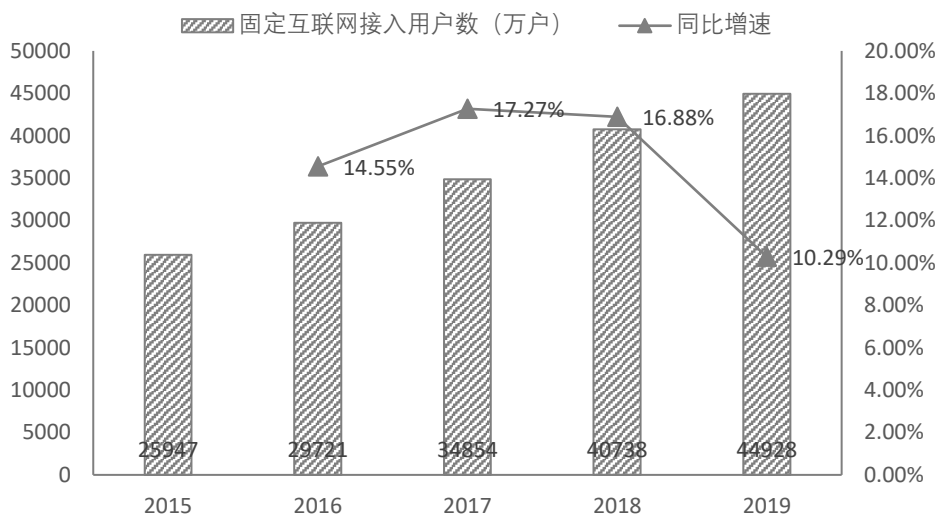


图 3.5 2015-2019 年固定互联网接入户数情况

互联网金融、手机银行业务的发展迅速。2019 年，我国共发生电子支付 2233.88 亿笔，金额 2607.04 万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27.51%和 26.51%。其中移动支付业务 1034.33 亿笔，金额 347.11 亿元，同比分别增长 67.59%和 25.13%。其中农村地区移动支付金额在 2019 年达 100.59 亿笔，占全国移动支付业务数量近 10%，可见随着通信互联网的发展，农村地区开始慢慢在全国地区中占有“一席之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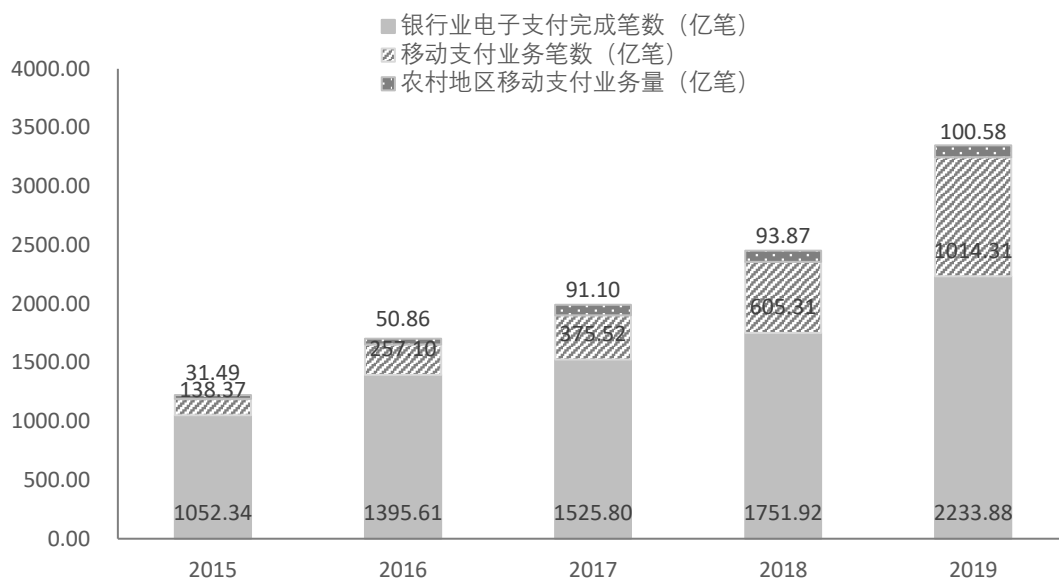


图 3.6 2015-2019 年银行业电子支付业务量情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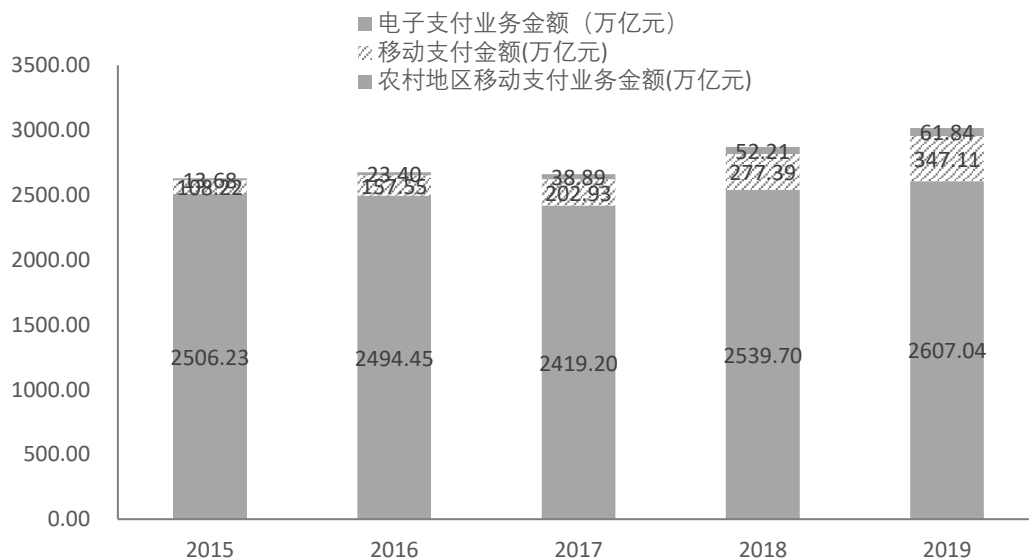


图 3.7 2015-2019 年银行业电子支付金额情况

支付途径逐步丰富。自 2013 年来我国央行第二代支付系统上线后，我国银

行业支付效率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高了，也获得了更高的安全性能，自此，我国银行系统和相关政府部门转向非现金支付系统的开发，推广电子支付的应用。随着银行智能化不断升级发展，银行业离柜率不断上升，离柜，就是离开柜台办理业务，截止 2019 年末，全行业离柜率近 90%，较 2018 年提升 1.09 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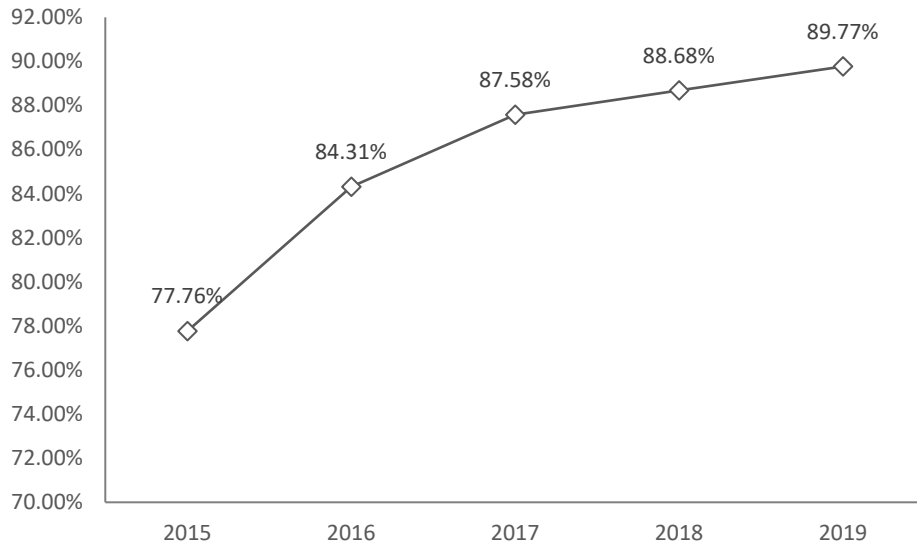


图 3.8 2015-2019 年银行离柜率情况

综上所述，随着时代的进步，科技互联网的快速发展，我国金融行业已经向金融科技迈进，物理网点开始减少，随着支付体系的发展和完善，互联网金融、手机银行业务的发展迅速，成为人们主流的办理金融业务的手段。人民银行和相关政府部门创新金融扶贫措施，深入实施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政策方针，促使各金融机构扩大贷款金额，更好地把资金流向有需要的人群。

虽然金融科技正在成为主流，但是很多地处偏远的农民、贫困人民等弱势群体因为没有受到好的教育，不能很好地紧跟时代的发展，金融扶持成为问题，因此，在金融转型过程中不能忽视那些弱势群体，城镇物理网点减少，乡村银行网点不能少，传统金融适当必要的向乡村转移。除此之外，提高乡村金融用户的教育也是重要工作，相关部门咨询热线要保持畅通，积极受理金融业务办理问题和咨询，还应该在乡村开展多种多样的普及金融知识活动，针对性的提高乡村金融用户教育，切实有效地其提高金融基础知识水平。

3.2 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测度及评价

3.2.1 指标选取及构建

根据选取指标的可用性、可完成性和对比性等原则，在参考现有文献和官方组织提出的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借鉴 Sarma（2008）普惠金融指标构建维度，从金融服务的供求方面和渗透率考虑，又添加了移动电话普及率、互联网普及率、保险深度、保险密度、银行机构从业人员数以及代表金融服务质量的涉农贷款水平和小微企业贷款水平。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从金融供给方面出发，认为包括金融基础硬件设施和软件服务等人均拥有量和地理纬度上的覆盖广度。包括银行机构网点数、银行机构网点数、银行机构从业人员数和银行机构从业人数，我们可知，金融机构物理网点数和相关从业人员数量越多，从而该地区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就会越高，普惠金融指数也会越高。

由于随着现代社会通讯技术和互联网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除了线下这些硬件基础设施外，本文考虑到互联网金融对普惠金融发展的影响，因此这里添加了移动电话普及率和互联网普及率表示线上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移动电话普及率是指每百人拥有移动电话的数量，互联网普及率指每百人使用计算机或移动终端接入互联网的居民数量，反映互联网金融的遍及程度。

金融服务质量。指金融服务的普及情况和质量，尤其是对难以覆盖的、弱势群体的覆盖程度，比如农民和小微企业，这里选取存款余额水平、贷款余额水平、涉农贷款比重和小微企业贷款比重 4 个指标变量。

金融服务使用情况。从金融服务需求的角度研究，观察金融资源的使用情况，选取了人均存款、人均贷款、保险深度和保险密度 4 个指标变量。

以上指标均为正向指标，指标体系如表 3.1 所示。

表 3.1 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水平测度指标体系

衡量维度	具体指标	单位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X1:每万人拥有银行金融机构数	个/万人
	X2:每万平方公里银行业金融机构数	个/万平方公里
	X3:每万人拥有从业人员数	人/万人

	X4: 每万平方公里从业人员数	人/万平方公里
	X5: 移动电话普及率	部/百人
	X6: 互联网普及率	部/百人
金融服务质量	X7: 存款余额水平(存款余额/GDP)	%
	X8: 贷款余额水平(贷款余额/GDP)	%
	X9: 涉农贷款的比重(涉农贷款/总贷款)	%
	X10: 小微企业贷款比重(小微企业贷款/总贷款)	%
金融服务的使 用情况	X11: 人均存款(存款余额/常住人口)	元/人
	X12: 人均贷款(贷款余额/常住人口)	元/人
	X13: 保险深度(保险收入/GDP)	%
	X14: 保险密度(保费收入/常住人口数量)	元/人

3.2.2 数据来源、选取及处理

本文以 2018 年全国 31 个省市（不过包含港澳台地区）的截面数据。数据均来自于《中国统计年鉴》、各地《统计年鉴》、各地《金融运行报告》以及《2018 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并在使用时对有关数据进行整理计算。

本文先采用极值法对上述原始数据进行无量纲处理，再利用变异系数法确定各个指标的权重，最后合成普惠金融指数。

3.2.3 权重确定

权重的设置在评价体系中是不可缺少的步骤，在评价指标体系中，各个指标对于研究结果的影响大小是不同的，因此需要进行赋权。本文采取变异系数法进行权重设置。具体步骤如下：

- (1) 计算每个指标的平均值 \bar{X}_i 和标准差 S_i ,
- (2) 计算每个指标的变异系数 V_i 。 $V_i = \frac{S_i}{\bar{X}_i}$ ($i=1,2,\dots,n$)
- (3) 计算每个指标的权重 W_i 。 $W_i = \frac{V_i}{\sum V_i}$ ($i=1,2,\dots,n$)

W_i 在 (0,1) 之间，代表每个指标在普惠金融体系中的重要程度。

3.2.4 无量纲化处理

由于各个变量之间的不同属性或者单位不同，使得数据之间无可比性，因此

需要进行消除量纲处理，使得各变量之间具有可比性。具体公式如下：

$$D_i = W_i \frac{(x_i - \min)}{(\max - \min)}$$

其中， \min 为样本最小值， \max 为样本最大值， x_i 为原始数据， D_i 为消除量纲后的数据。

3.2.5 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IFI 计算

我们可以把普惠金融的 n 各指标看成 n 维笛卡尔空间中的点 $D=(D_1,D_2,\dots,D_n)$ ，所以，指数 IFI 计算可以表示为 D 和 W 两点之间归一化的反欧几里得距离。具体公式如下：

$$IFI = 1 - \frac{\sqrt{(W_1 - D_1)^2 + (W_2 - D_2)^2 + \dots + (W_i - D_i)^2}}{\sqrt{W_1^2 + W_2^2 + \dots + W_i^2}}$$

3.3 普惠金融指数测度结果

根据上述普惠金融指数 IFI 测算公式，得出 2018 年全国 31 个省市的 31 个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IFI。

表 3.2 普惠金融评价指标权重分析

维度	指标	平均值	中位数	标准差	变异系数	权重	维度权重
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X1	1.704	1.680	0.299	0.175	0.021	0.516
	X2	798.827	445.294	1229.947	1.540	0.183	
	X3	30.481	30.172	9.315	0.306	0.036	
	X4	17284.336	6919.688	34511.404	1.997	0.237	
	X5	113.399	108.730	20.805	0.183	0.022	
	X6	0.557	0.550	0.079	0.141	0.017	
金融服务质量	X7	1.930	1.707	0.795	0.412	0.049	0.200
	X8	1.575	1.430	0.470	0.298	0.035	
	X9	0.283	0.310	0.112	0.395	0.047	
	X10	0.144	0.108	0.083	0.576	0.068	
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	X11	136222.829	93579.838	134250.008	0.986	0.117	0.284
	X12	104535.621	74937.536	66900.205	0.640	0.076	

况	X13	0.039	0.038	0.009	0.217	0.026
	X14	2558.226	2347.536	1401.759	0.548	0.065

由表 3.2 可知，金融服务可获得性对总指数 IFI 的贡献率最高，超过 0.5，金融服务的使用情况维度第二，不到 0.3，服务质量维度最低仅为 0.2。由此可知，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是判别普惠金融是否到位的重点和核心，也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基础必要条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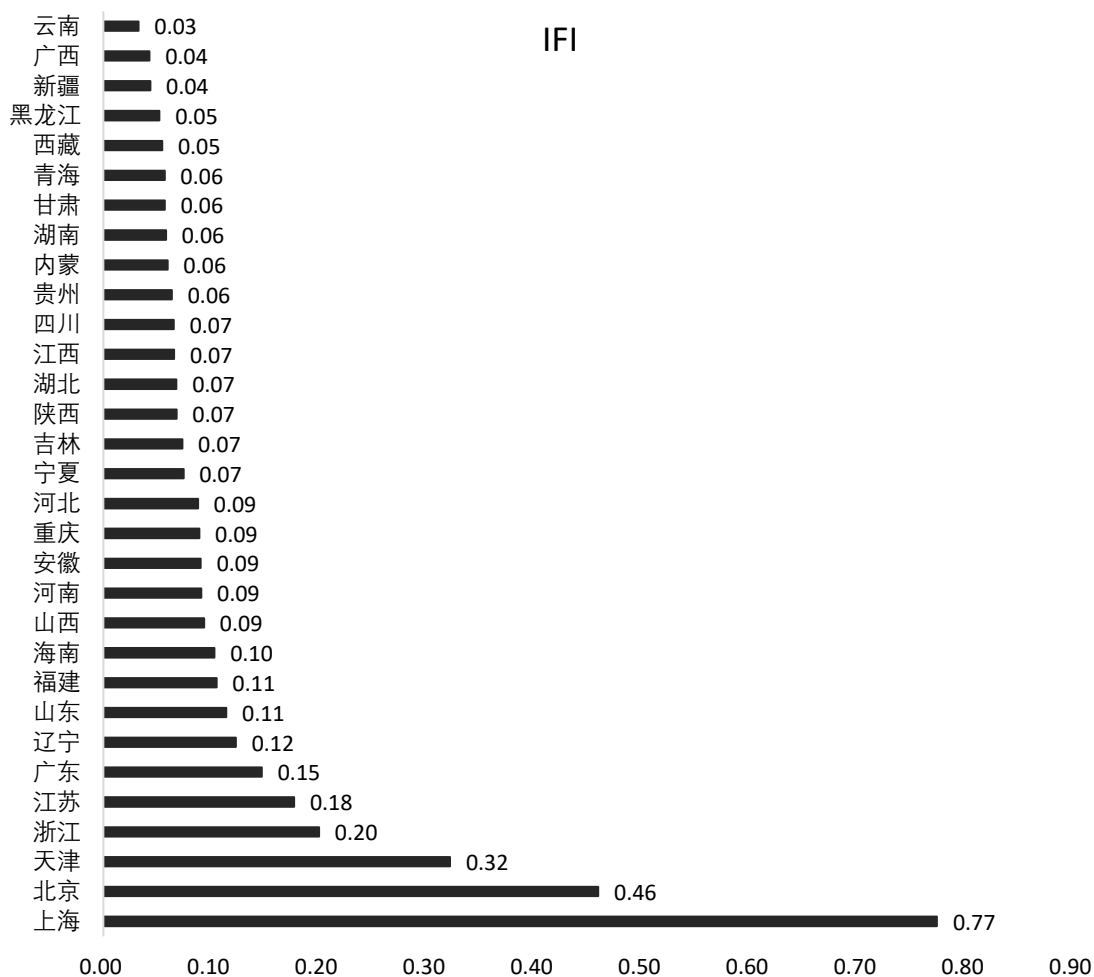


图 3.9 31 个省市普惠金融发展指数计算结果

从图 3.9 可以看到，全国各地区普惠金融整体水平不高。除了上海市、北京市和天津市超过 0.3 外，其他省市大部分在 0.1-0.2 左右徘徊。根据Sarma(2011)沿着联合编制人类发展指数构建思路认为IFI在(0.5, 1)之间属于发展良好，在(0.3, 0.5)发展水平一般，(0, 0.3)说明发展水平低下的标准，上海市属于普惠金融发展良好的地区，普惠金融指数高达 0.77，其次是北京和天津，均在(0.3, 0.5)之间，属于发展水平一般，后面依次是浙江省、江苏省、广东省、

辽宁省和福建省在 0.1 以上，在普惠金融指数在 0.1 以上这些省市，都属于东部沿海发达地区，经济发展处于领先地位，交通便利，人流量大，经济发达伴随着普惠金融发展就好，剩下其余 22 个省份均没超过 0.1，大部分为经济发展落后的地区，可见我国普惠金融指数整体比较低，金融发展水平低下，很多省份比如云南省、青海省和甘肃省等都是包含着很多贫困县，地理位置也大都属于偏远地区，金融业务普及和实施受阻，金融机构和从业服务人员积极性不高。由此可见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情况地区间差异显著，存在极端现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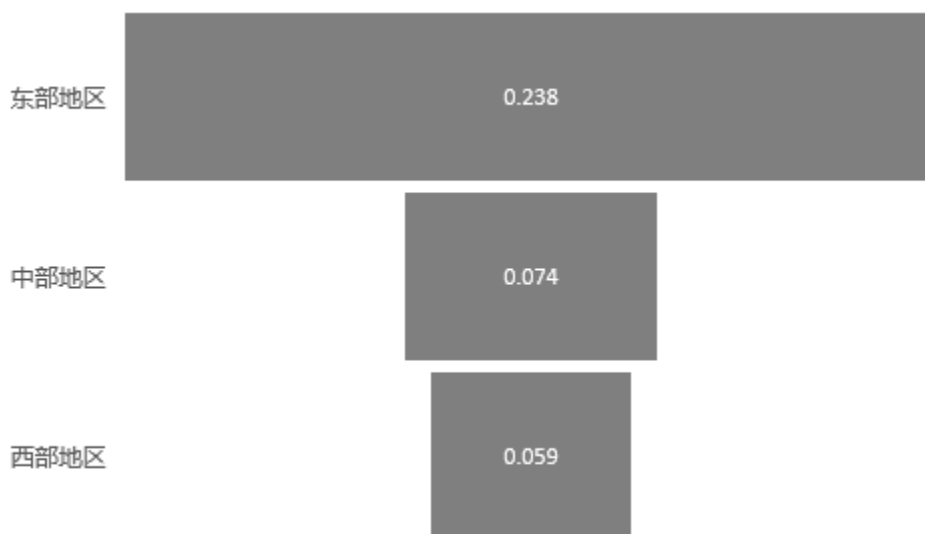


图 3.10 东中西平均普惠金融发展指数

再通过对 31 个省市地区进行地区划分得到东中西地区的普惠金融发展指数，从图 3.10 可以看到东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发展指数是最高的，是中部地区的三倍之多，超过西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指数的四倍。我们知道我国东部是经济最发达的地区，中部次之，西部经济发展落后，因此可以看到，经济发达的地区其普惠金融也会相对发展较快。

本章小结，我国金融业发展已经开始向科技数字金融方向发展，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传统物理网点开始减少，手机银行发展成为主流。但是随着时代的发展，数字金融会不会取代传统金融？一旦这样，老人、农民和低收入者这样的弱势群体该如何维持办理金融服务的权利？

我国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这样的普惠型贷款金额再创新高，这是政府金融扶贫的重要手段，也是走好脱贫攻坚最后一步有力的支撑，更是贫困群体以后可以持续发展的重要保障，有了这些贷款，就如同有了“钓鱼的鱼钩”，这不

同于最低保障的“授人以鱼”，而是“授人以渔”。

第二节中我们根据普惠金融发展指数可以看到上海市普惠金融综合指数最高，最差的是云南省，并且从东中西部也能看到发达地区普惠金融指数更大，这说明了我们现在发展的普惠金融是违背初衷的。众所周知，普惠金融最初提出来的目的就是打破传统金融观念和规则，不再把钱借给有钱人，而是把钱更多的涌向那些需要的人，而从我们现在普惠金融发展的现状来看，其偏离了普惠金融发展的初衷和目的，没有把普惠金融的本质展现出来，因此我们发展的普惠金融不能变成一个换了马甲的传统金融，这是需要承认和解决的问题。因此本文认为以后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应该是解决对象偏移问题，更多地把视角放到落后地区，而不是把眼光继续留在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留给传统金融，落后地区才是普惠金融得以发展的地方。

4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实证研究

4.1 数据描述

首先对变量进行描述统计,本文选取农村微观调查数据,从全国东部、西部、中部的村庄挑选 7150 户农村家庭进行调研,基于该调研数据进行分析,首先对各个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数据来源为《中国家庭金融调研》。表 4.1 呈现了描述性统计分析的结果。

表 4.1 数据描述性统计分析

变量名称	观察值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credit	7150	0.498	0.5	0	1
ti	7150	105320.93	52750.20	14200.45	197521
loanjk	7150	0.496	0.5	0	1
demand	7150	0.501	0.5	0	1
medu	7150	5.94	30.75	0	12
popu	7150	3.02	10.41	1	5
satisfy	7150	3.02	10.41	1	5
n	7150	52.40	70.28	36	71
engel	7150	0.50	0.29	0	1
g	7150	0.49	0.5	0	1
gdp	7150	617.64	1870.58	290	940

从上表可以看出,样本中农民成功借贷(*credit*)的均值为 0.498,说明农村地区成功借贷的概率较低,样本家庭中,可以成功借贷的概率不足百分之五十。同时看到当年从村户均总收入(*ti*)为十万左右,按照户均规模为 6-7 人左右,说明样本中的农村人均收入接近全国平均水平。同时发生亲戚间借贷(*loanjk*)的概率为 0.496,略低于对普惠金融使用的概率,说明样本家庭中,更加依赖于对普惠金融使用。同时观察到家庭劳动力质量(*medu*)即教育年限的平均值小于 6,说明我国农村家庭的受教育程度仍然处于一个较低的水平。在对收入满意度方面,人均满意度为 3,为满意,表现了我国农户对于家庭收入还算满意的程度。贫困人口(*n*)的均值为 52.4,说明在调研期,也就是 2015 年,仍旧样本地区仍旧存在

较为严重的贫困情况。其余因素均说明了，我国农村虽然经过多年努力，贫困情况有所缓解，但仍旧贫困，积贫积弱的现象，在我国农村广泛存在，但是农村普惠金融发展力度在调研期，尚属不错，需要进一步通过模型验证其对农村减贫的促进作用。

4.2 Probit 模型估计结果

下面，对Probit模型结果进行回归，测算影响农民贷款因素对农民实际贷款行为的影响，并基于模型结果，预测出全国和各个地区的农户获得普惠贷款的概率，其具体的模型拟合结果如表 4.2 所示。

表 4.2 农户贷款成功率Probit回归结果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				
ti	0.195* (1.965)	0.127* (1.973)	0.135*** (2.876)	0.258* (1.974)
loanjk	0.056* (1.981)	0.036 (0.051)	0.049 (0.051)	0.082 (0.053)
demand	-0.051* (-1.973)	-0.139*** (-2.651)	-0.073 (-0.051)	0.067 (0.053)
medu	0.017* (1.974)	0.033 (0.007)	0.019*** (2.687)	0 (0.007)
popu	0.028* (1.971)	0.025 (0.018)	0.025 (0.018)	0.032* (1.982)
satisfy	-0.041*** (-2.611)	-0.051*** (-2.718)	-0.024 (-0.018)	-0.051*** (-2.619)
lnnongye	0.119* (1.972)	0.058 (1.124)	0.230* (1.974)	0.070 (0.126)
_cons	-0.698 (-0.44)	-0.254 (-0.763)	-1.410* (-1.967)	-0.412 (-0.773)
N	7150	2411	2450	2289
aic	9890.756	3336.452	3387.534	3168.887

bic	9945.755	3382.754	3433.965	3214.774
p	0	0.006	0.001	0.015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系数估计的 t 统计量值；***、**、*分别表示 0.01、0.05 和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

表 4.2 为对农户借款能力的回归结果，从结果可以看出，在全国、东部、西部和中部其收入水平系数均显著为正，可见收入水平越高，其获得惠农贷款的几率就会增大，并且在全国样本、东部和中部地区中均在显著性水平 0.1 上显著，西部地区在 0.01 的显著性水平上为正，说明居民收入(*ti*)还是影响其借贷能力的基本因素，尤其是在西部落后地区。亲友处借款(*loanjk*)在分地区样本中均没有观察到显著影响，但是在全样本中，亲友处借款成功与否却影响到了农户借款能力，说明亲友处借款可能与普惠金融借款能力有一定的关系，但是分地区样本由于样本量较少，无法找出其中的偶然关系。而借款需求(*demand*)则在东部地区和全样本模型中对借款能力呈现出显著负向影响，这可能是由于当前普惠金融发展缺乏监管，有不少人专门骗贷，或者恶意透支等现象，一定程度上，有这个需求的人，一般其收入或其他经济能力较弱，因此反而使用普惠金融的能力会下降。农户劳动力质量(*medu*)在西部地区和全样本模型中与借款能力分别在显著性水平 0.01 和 0.1 下呈现出显著的正向关系，一般来说，金融机构会在资质审查时将学历和受教育程度作为考察因素，我们认为接受的教育水平越高，思想观念前卫，更容易理解和接受国家政策，并且借款人具有较高的知识水平，其创造收入能力也相对会更高，因此其对于借贷成功概率是具有促进作用的。从家庭人口数(*popu*)对借贷成功的概率来看，在全国和中部地区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可以增加惠农贷款获得概率，一般在农村地区，家庭人口数量多代表着家庭劳动力大，家庭生产能力高，因此展现出本金实力和较强的贷款能力。对当前收入满意情况(*satisfy*)的回归估计结果来看，除了西部地区外，收入满意程度与使用普惠金融的能力在 0.05 显著水平上呈现负向影响，这表明当农户对自己的收入水平越满意时，其贷款需求越低，也进一步说明了收入在一定范围内的提升可能会减弱居民增强自己使用普惠金融能力的意愿，从而减弱使用普惠金融的能力。在全国范围和西部地区，农村的总体经济水平都对农村使用普惠金融能力呈现显著的正向相关，可以表明农户经济环境越好，其获得贷款的概率也就越大。

利用 $probit$ 模型对农户贷款概率进行预测,对其和农户之前是否获得过贷款 $credit$ (1=是, 0=否)进行拟合,从整体拟合效果来看,在全国和东中西样本中, p 值均小于 0.05,可见模型拟合良好。

4.3 断点的识别及有效性检验

4.3.1 断点的识别

首先对各地区以及农村居民的实际贷款行为和贷款概率进行图形观察,观察是否存在断点。采用上文 Probit 模型预测出的农户借贷能力指标 p_i 作为横轴,然后计算出农户平均贷款概率作为纵坐标做图。

全国、东部、西部以及中部地区的模型拟合结果如图 4.1-4.4 所示。可以发现各个地区和全国的农户贷款行为均对贷款成功概率存在断点效应,在 $c=0.5$ 处存在显著跳跃。因此,将 0.5 选作临界点。将借款概率选作驱动变量。为进一步观察是否有可控因素影响贷款能力,分析概率密度函数,观察断点附近的样本点是否为随机跳跃,分地区做样本点的概率密度函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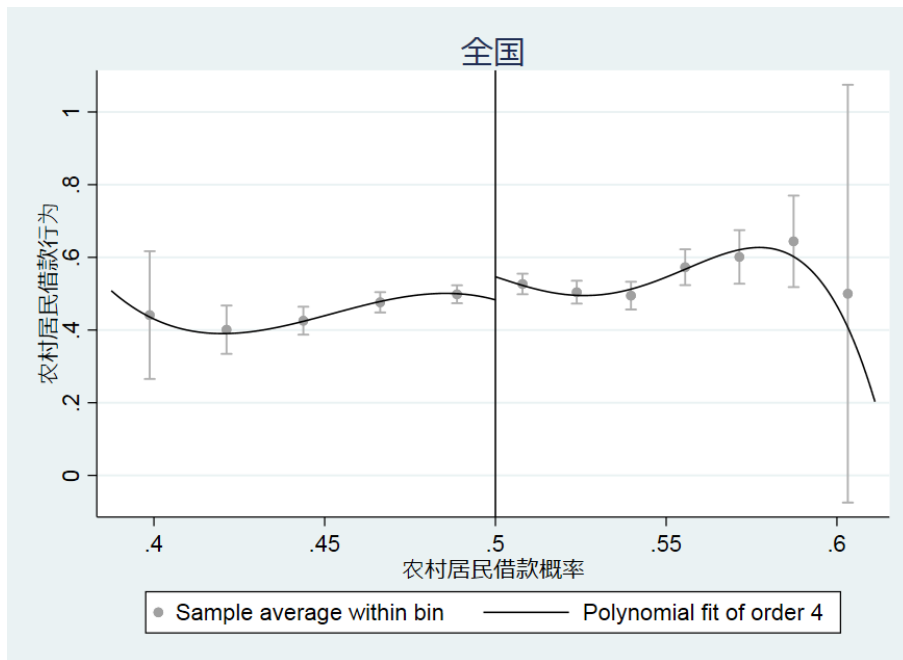


图4.1 全国样本农村借贷概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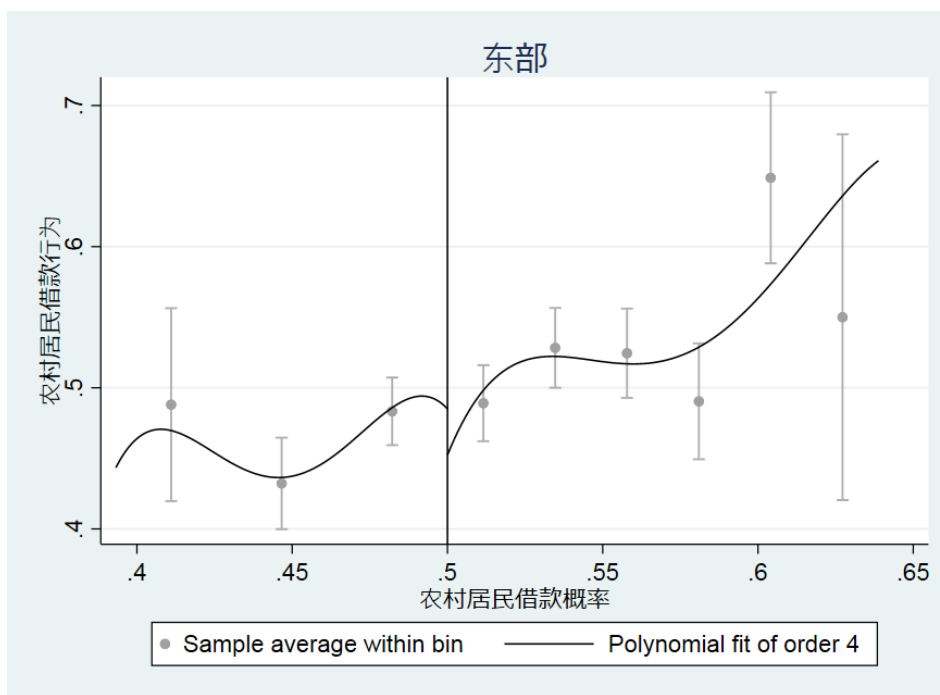


图4.2 东部样本农村借贷概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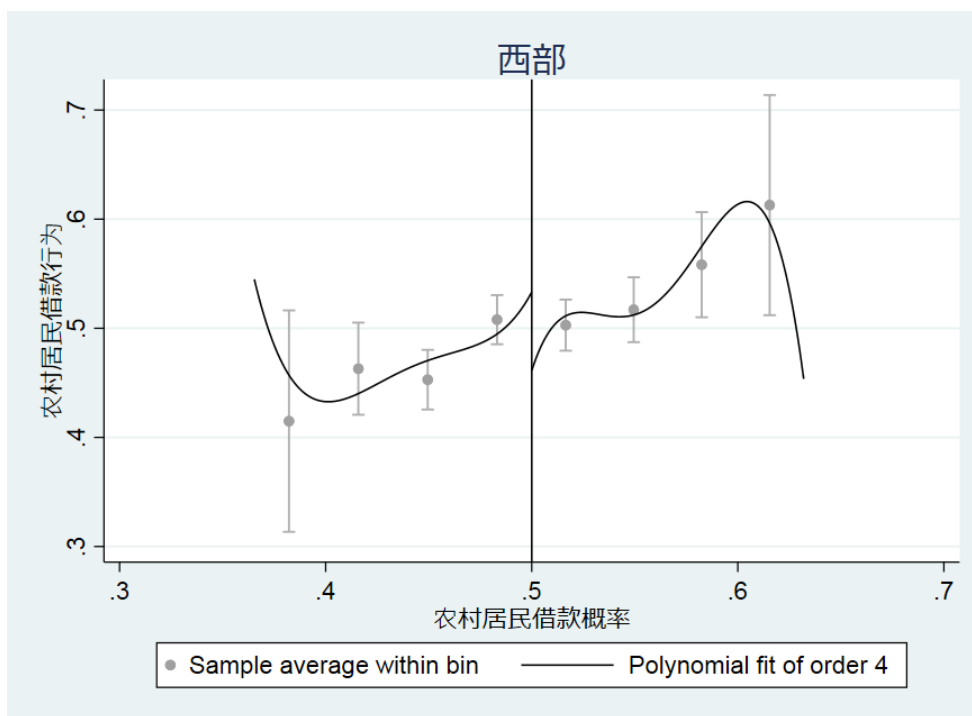


图4.3 西部样本农村借贷概率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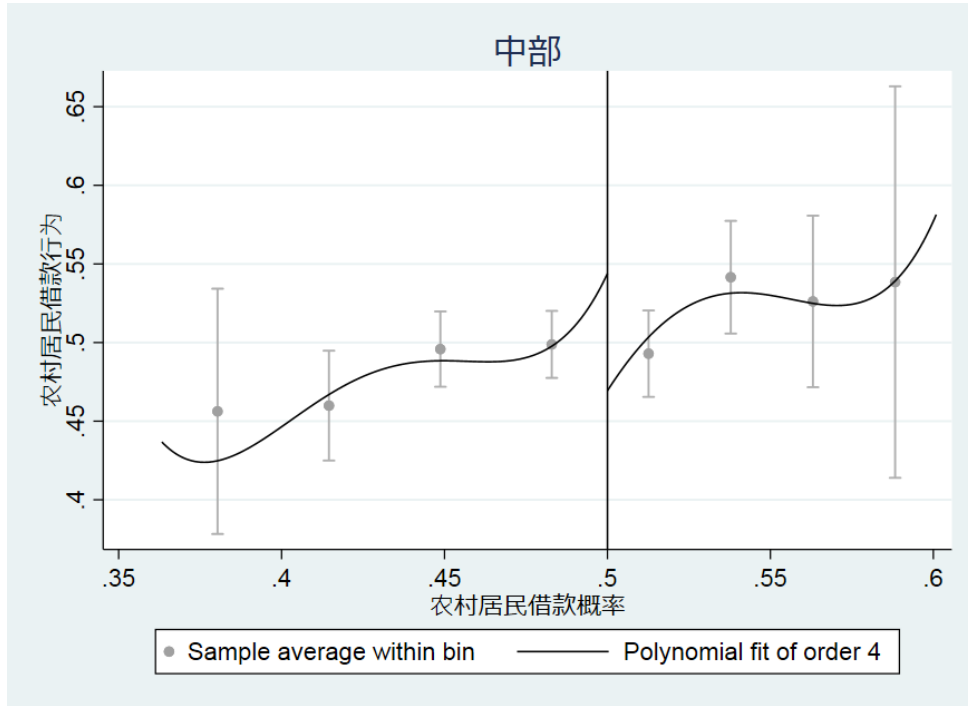


图4.4 中部样本农村借贷概率图

从图中可以看到，无论是全国样本还是各地区样本的农村借贷能力与借贷行为，均存在明显的断点效应，而且断点为0.5处。根据算法拟合结果，其各个点的分布如图所示。可以看出，大多数点均被曲线完美拟合，且在断点处存在明显差别。置信区间表明，随着远离断点，其分布也逐渐散乱，断点附近断点效应明显。

4.3.2 有效性检验

断点回归方法建立在系列假设条件基础之上，其中一个是在断点 c 附近服从区域连续性 (Imbens and Lemieux, 2007)，同时满足惠农贷款减贫和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不随着个体 i 不同而改变，即个体同质性原则 (Hahn et al., 2001)。因此，本文接下来对假设条件进行一些必要的检验。

满足假设条件，驱动变量在断点处必须是连续的，因为这样才能实现把一个内生性变量通过变量选择实现随机分配，也就是经济个体不能够完全操控驱动变量而是有个“上帝之手”把变量实现随机分配，从而避免内生性问题。对此一种普遍使用的方法是检验驱动变量的密度函数在断点两侧是否存在明显的跳跃来进行识别其是否是连续的 (Mc Crary, 2008)，如果其没有发生跳跃则表明在断点附近的样本是随机分配的。图 4.5-图 4.8 分别显示全国和东中西驱动变量的概率密度函数，观察断点附近的样本点是否为随机跳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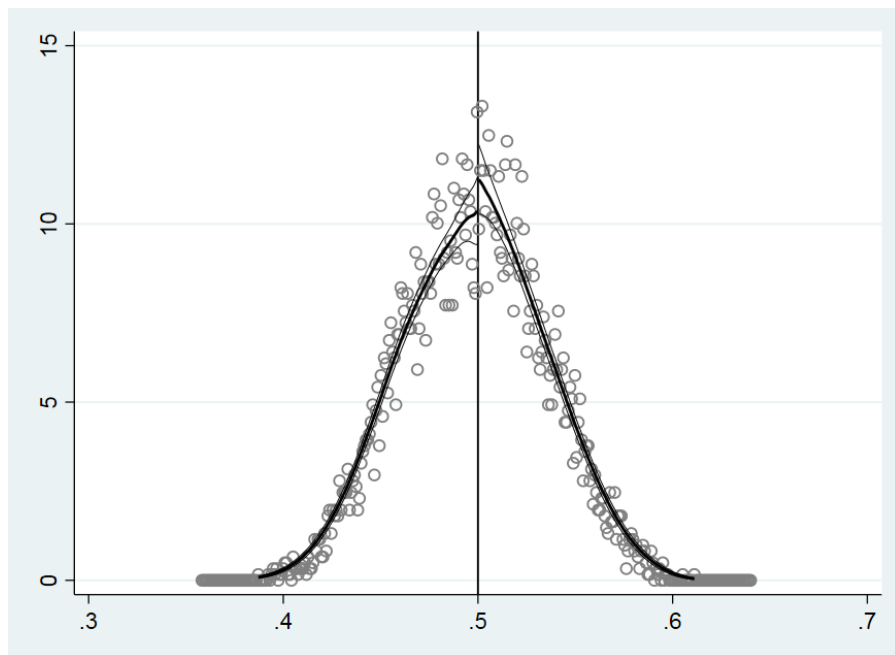


图4.5 全国概率密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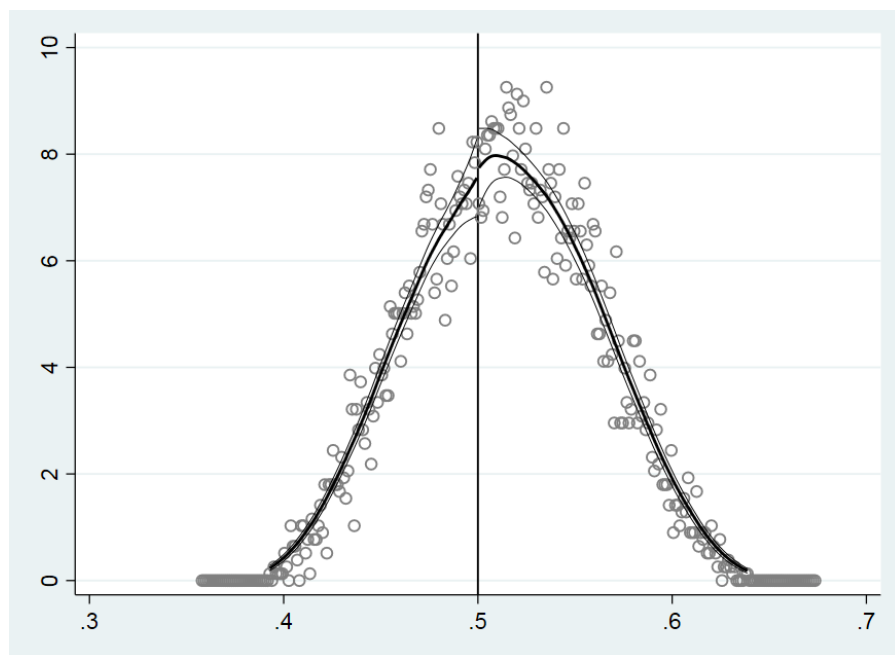


图4.6 东部地区概率密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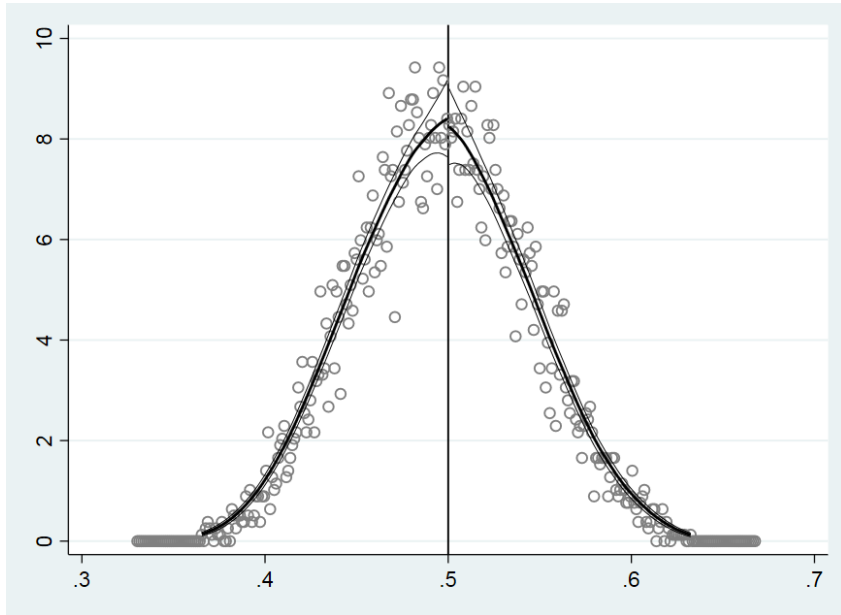


图4.7 西部地区概率密度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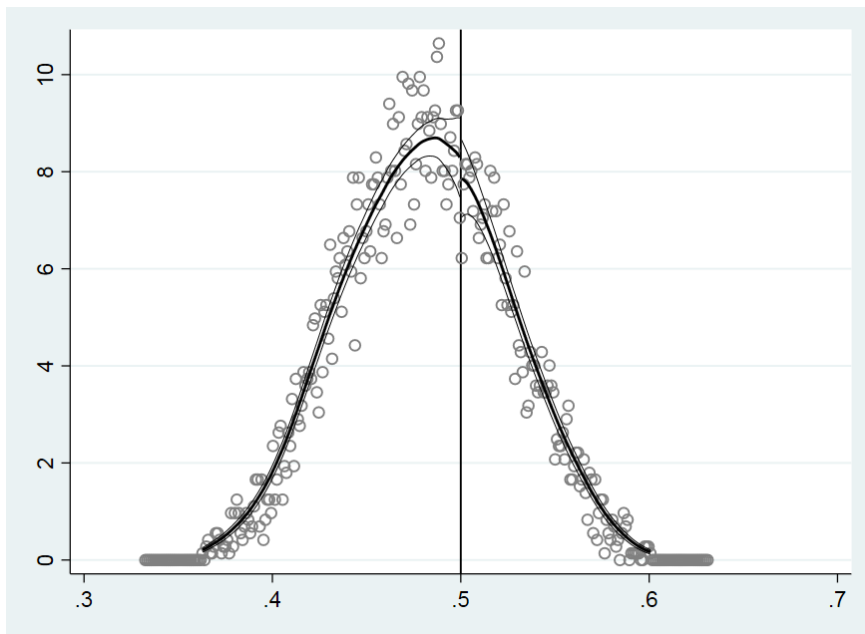


图4.8 中部地区概率密度图

本文使用这一方法绘出了驱动变量在断点两侧的密度函数图，图 4.5-图 4.8 分别列出了全国、东部地区、西部地区和中部地区的农户贷款概率密度函数图，结果显示农户贷款概率密度 p_i 在临界点 $c=0.5$ 左右的密度分布是比较平滑的，没有发生明显的跳跃，因此认为在临界点附近区域内样本是自然随机分布的，不存在经济个体因素影响驱动变量的分布。因此，本文所建立的模型满足模糊断点回归所需要的前提条件，下面可以进行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作用研究。

4.4 断点回归结果

表 4.3-表 4.6 分别展示了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人口(n)、农户恩格尔系数($engel$)、基尼系数(g)以及农村生产总值(GDP)的断点回归的估计结果。其中用政府行为($poor$)作为虚拟变量加入模型,表示政府对农户是否为贫困户的官方判断。

断点回归估计采用的是局部线性回归的方法,观察断点周围的局部效应,即选用某个带宽内的数据,带宽的大小决定了局域样本范围的大小,这里以断点为中间点,带宽为半径,将大于等于断点的分为处理组,小于断点的为对照组,再分别对两组样本进行局部核密度估计,计算两组差值得到接受处理后对结果变量的净影响。本文分别对默认最优带宽($lwald$)下、50%带宽($lwald50$)和 200%的带宽($lwald200$)下进行回归估计。

表4.3 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人口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农村贫困人口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oor	3.755 (0.696)	-1.448 (-0.13)	-0.277 (-0.025)	9.402 (1.068)
lwald	-0.107*** (-2.745)	0.082 (1.249)	0.086 (1.283)	-0.159** (-2.164)
poor50	10.576 (0.998)	-4.56 (-0.389)	19.994 (0.653)	17.054 (0.779)
lwald50	0.123 (1.629)	0.147 (1.17)	0.079 (0.837)	0.15 (1.092)
poor200	3.487 (0.546)	-5.13 (-0.225)	0.381 (0.039)	-149.05 (-0.111)
lwald200	-0.119** (-2.266)	0.05 (0.64)	0.125 (1.467)	-0.013** (-2.089)
N	7150	2411	2450	2289

注:括号里的数字为系数估计的 t 统计量值;***、**、*分别表示 0.01、0.05 和 0.1 的显著性水平上显著,下同。

表 4.3 为普惠金融和农村贫困人口的回归结果。从表 4.3 来看,在默认带宽

下, 在全国和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回归系数为负数, 且分别是在显著水平 0.01 和 0.05 下显著为负, 可见普惠金融在减少贫困人口上具有显著作用, 因此在全国范围内和东部地区是具有显著减贫效应的。全国范围内, 每增加 1 单位普惠金融可以使 0.107 单位贫困人口显著减少, 在中部地区, 每增加 1 单位普惠金融可以显著减少 0.159 单位贫困人口。在东西部两个地区系数为正且不显著, 说明普惠金融在东西部两地区作用不明显。

当带宽缩小一半后, 减贫效应均不再显著, 不能够显著引起农村贫困人口的减少, 而在 2 倍带宽下, 全国样本和中部地区样本普惠金融减贫效应均在显著性水平 0.05 上具有显著的减贫效应。

表 4.4 普惠金融与农户恩格尔系数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恩格尔系数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oor	0.103 (0.476)	0.112 (0.254)	0.132 (0.294)	0.032 (0.128)
lwald	-0.107*** (-2.732)	0.079 (1.252)	0.086 (1.287)	-0.162** (-2.393)
poor50	0.096 (0.296)	-0.186 (-0.319)	-0.399 (-0.386)	0.774 (0.423)
lwald50	0.124* (1.987)	0.133 (1.122)	0.072 (0.739)	0.067 (0.549)
poor200	0.049 (0.188)	0.35 (0.347)	0.182 (0.456)	0.837 (0.751)
lwald200	-0.119** (-2.277)	0.048 (0.619)	0.125 (1.467)	-0.078* (-1.972)
N	7150	2411	2450	2289

表 4.4 为普惠金融和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的回归结果。我们知道, 随着家庭收入的增加, 用来购买食物的花销占比就会减少, 因此恩格尔系数可以用来表示家庭收入状况即农户家庭贫困程度。从表 4.4 结果来看, 同表示 4.3 结果相似, 在全国样本和中部样本中, 默认带宽下, 普惠金融系数分别在显著性水平 0.01 和 0.05 下显著为负, 全国样本系数显著为-0.107, 中部样本中系数显著为-0.162,

因此可见普惠金融具有显著的减贫作用,在全国范围内,每增加一单位普惠金融就会使恩格尔系数下降 0.107 个单位,同理中部地区每增加一单位普惠金融就会使恩格尔系数下降 0.162 个单位,比较其系数,中部地区的普惠金融减贫作用最显著,东西部样本依旧不显著。当带宽缩小一半后,减贫效应不再显著,不能够有效降低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而在 2 倍贷款下,全国样本和中部地区样本减贫效应显著增加。

表 4.5 普惠金融与农村基尼系数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基尼系数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oor	0.245 (0.676)	0.038 (0.049)	1.353 (1.068)	-0.303 (-0.644)
lwald	-0.108*** (-2.808)	0.083 (1.245)	0.086 (1.297)	-0.161** (-2.313)
poor50	0.677 (1.032)	-0.295 (-0.431)	2.491 (0.747)	-3.285 (-0.565)
lwald50	0.123* (1.976)	0.165 (1.385)	0.082 (0.769)	0.067 (0.574)
poor200	0.429 (0.899)	-1.047 (-0.666)	0.124 (1.462)	-1.943 (-0.322)
lwald200	-0.121** (-2.229)	0.071 (0.908)	0.77 (0.931)	0.036 (0.361)
N	7150	2411	2450	2289

表 4.5 是普惠金融与农村基尼系数的回归结果。基尼系数通常用来度量某个地区居民收入差距,其取值范围在 (0, 1), 该值取值越小表示分配越均匀。在默认带宽下,全国范围内普惠金融每增加一单位,其基尼系数在显著水平 0.01 时下降 0.108 个单位。同理,在 0.05 的显著性水平下,中部地区的基尼系数下降 0.161 个单位。然而对于东西部两个地区,虽然系数没有通过检验,但是可以看到普惠金融对基尼系数的影响是正的,影响系数分别为 0.083 和 0.086,可见增加普惠金融发展会使东西部基尼系数微微上升。在其他两个带宽下的回归结果与默认贷款结果基本相同。

由此可见，普惠金融在全国范围内是可以降低贫困差距的，同理也降低了中部地区贫困的发生，但是在东西两地区，普惠金融却使贫富差距更加严重。参前文分析我们知道金融机构是趋利的，在其进行风险评估时，会选择偿还能力高的农户作为贷款对象。在我国东部地区是经济发达的代表，相对的西部地区是经济落后和贫困的代名词，相较于东部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农户持有的本金少，在资本不够充足和金融机构“趋利”本质的双面压力下，支农贷款仅仅惠及到了持有充足本金或比较富裕的农户，而贫穷农户因为达不到各种贷款条件使得不能享有惠农贷款的福利，从而导致收入增长缓慢，纵使政府干预，金融歧视依旧存在，西部地区贫富差距依旧在增大。东部地区经济发达，从前文普惠金融现状分析能得到东部地区的普惠金融综合发展良好，远远领先于中西部地区，在东部普惠金融发展使得基尼系数增大，加剧贫富差距，可见当普惠金融发展到一定阶段其减依旧是会增大贫富差距的。

表 4.6 普惠金融与农村 GDP 的断点回归估计结果

GDP	全国	东部	西部	中部
poor	3.754 (0.696)	-1.448 (-0.130)	0.086 (1.283)	9.402 (1.067)
lwald	0.107*** (2.745)	0.081 (1.249)	-0.276 (-0.025)	0.159** (2.164)
poor50	3.754 (0.696)	-1.448 (-0.130)	0.086 (1.283)	9.402 (1.068)
lwald50	0.107*** (2.745)	0.082 (1.249)	-0.277 (-0.025)	0.159** (2.164)
poor200	3.754 (0.696)	-1.448 (-0.130)	0.086 (1.283)	9.402 (1.068)
lwald200	0.107*** (2.745)	0.082 (1.249)	-0.277 (-0.025)	0.159** (2.164)
N	7150	2411	2450	2289

表 4.6 是普惠金融与农村 GDP 的回归结果。一个村庄的 GDP 是研究该农户是否贫困的外部影响因素，研究普惠金融对 GDP 的影响，也是了解普惠金融减贫作

用的一个手段。从表 4.6 可以看到,在默认、0.5 倍和 2 倍带宽下,普惠金融的发展在全国、东部和中部地区都是促进经济发展的,而且全国和中部地区分别在 0.01 和 0.05 显著性水平下显著为正。由此可见在中部地区,普惠金融的实施会促使农村经济发展,但对东部地区经济发展的影响不显著,甚至在西部地区其作用系数为负,阻碍了西部地区经济发展。

综上,通过使用断点回归分析的方法,研究了普惠金融与农村贫困人口、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农户村庄基尼系数和村庄生产总值之间的效应关系,得到结论:在全国范围内,普惠金融的发展可以使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有效降低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缩短贫富差距助推经济增长。在不同区域中,显示了普惠金融的发展对全国范围和中部地区有显著的减贫增收效应,而在东西两地作用不明显或抑制贫困的减少。我们知道在我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是递减的,东部经济发展繁荣,中部一般,而西部经济发展落后缓慢,由此可见普惠金融的减贫作用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呈“倒 U 型”的,这与本人之前研究的甘肃省普惠金融测度及减贫效应分析结果相同。

通过结果看到不同地域发展其普惠金融效应不同,分析其原因有以下两点:第一,我国东中西部地区金融市场的成熟度不同。东部地区经济发达、金融运行效率高,且市场发展相对成熟和发达,有这较高的资本配置效率,因此,普惠金融的作用在减少贫困方面就不会突显。西部地区是我国欠发达地区,金融市场发展不完善,使得普惠金融在农村实施过程中存在资源配置效率低且风险高的问题,并且西部地区地处偏远,很容易出现寻租舞弊问题,因此这些问题未解决,普惠金融的作用会呈现抑制经济增长的现象。而中部地区,经济发展居中,金融市场比较完善,是普惠金融发展的广阔舞台,能最大程度上实现普惠金融和经济的相互促进,实现共同协调发展。第二,在我国西部,大多数农户对于脱贫和增收有着强烈的愿望,但因为其持有资本不够,在贷款时面临的约束很大,因此在西部地区贫富差距也会加大。

5 结论及启示

本文首先通过对我国金融业发展现状进行了描述统计分析,发现我国金融业发展已经开始向科技数字金融方向发展,并且我国涉农贷款、小微企业贷款等这样的普惠形式的贷款金额再创新高。

然后,利用全国 31 个省市 2018 年的 14 个普惠金融指标计算得到普惠金融综合指数,对各个省市的普惠金融指数发展现状进行分析,得出我国普惠金融发展整体水平不高,且发展很不均匀,上海市和北京市发展遥遥领先,其次是天津市,其余省市发展指数均不超过 0.2。上海市和北京市的综合指数分别达到 0.77 和 0.46,而最后几名分别是新疆自治区、广西自治区和云南省,普惠金融指数分别是 0.04、0.04 和 0.02,极端现象严重。再者根据 Sarma (2011) 构建的普惠金融综合指数 IFI 在 (0.5, 1) 之间属于发展良好,在 (0.3, 0.5) 发展水平一般, (0, 0.3) 说明发展水平低下的标准,也能看到我国大部分省区普惠金融指数 IFI 发展水平比较低。这种极端现象表示了现在的普惠金融是违背其初衷的,我们要发展的普惠金融不能变成一个换了马甲的传统金融,没有把普惠金融的本质展现出来,这是需要解决和承认的问题。

后文利用遍及全国农村 7150 户微观大样本数据,使用 *Probit* 模型和模糊断点回归,对普惠金融在农村的减贫增收作用进行分析。得出的结论:第一,普惠金融的发展具有显著的减贫增收作用。普惠金融可以使我国农村地区的贫困人口显著减少、有效降低农户家庭恩格尔系数,缩短贫富差距助推经济增长。第二,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作用存在明显的区域差异。在中部地区具有明显的减贫作用,但是在东部地区作用却不明显,甚至阻碍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我国东、中、西部三个地区经济发展从东往西依次减弱,而普惠金融减贫增收效应随着地区经济的发展先增大再减小,呈“倒 U”型。

由以上结论证明了,普惠金融具有减贫增收的作用,是我国重点脱贫措施,在如今从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重要转折点上,普惠金融发展必不可少。同时根据普惠金融减贫增收作用的区域差异性可以看到,虽然政府干预支持金融机构发展普惠金融,但金融市场依旧摆脱不了“势利”的本质,西部地区经济发展落后,农户收入和手持资本少,不能获得惠农贷款,金融机构因为“势利”则更倾向于给有钱人贷款,仅有这部分群体得到发展,因而对不同的群体呈现出不同减贫作

用,导致在落后的西部地区其农户基尼系数增大,阻碍西部农村经济增发展,长此以往形成恶性循环。由此可见,搞清普惠金融的重点实施对象是我国金融机构和相关部门需要重视的问题。

对于上述得出的结论,本文得出一些启示:

(1)从金融机构角度来说,需要提高普惠金融服务品质、扩展金融服务深度、完善金融服务体系、创新丰富金融产品。首先,金融机构打破传统风险信贷评估原则,降低金融服务门槛。金融机构应积极创新完善特定的贫困居民信用评估规则,特别的,在针对一些初始财富低、持有资本少的弱势群体和贫困群体更需要创新信用评估模式、降低借贷门槛,降低利率,低息贷款,保证金融扶贫这条路走的更好更稳,真正做到“普”和“惠”。其次,持续发展新型农村金融机构,更可能的探索创新多样的贷款形式。金融部门需要根据贫困人群的特殊需求丰富创新金融产品,服务有关三农金融,大力推行农户联保贷款、林权抵押贷款等,适时开展农村房屋抵押贷款、农村土地抵押贷款等,增加涉农贷款和小微企业贷款金额,并且应提供多种金融服务的方式,乘科技创新之风,跟进互联网金融模式,大力推广创新手机银行、网上银行业务模式,增加普惠金融服务产品线,比如与网络支付、手机支付等新型支付方式相结合,更好的满足偏远地区农户的金融需求。最后,各类金融机构应该扩大惠农贷款覆盖的深度和广度。由于农户一般文化水平较低,对国家政策和惠农措施了解不到位,为了引导和鼓励农户积极参与,应增加农村金融机构建设、增派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多进行下乡宣传,普及金融知识,用更直白的语言让农户更多的了解国家的扶贫政策,让农户积极参与到惠农贷款项目中去。

(2)从政府角度来说,首先,善于利用实施普惠金融措施的外在因素。良好的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是普惠金融发挥减贫效应的助推力量,比如探索当地特色作物发展特色产业,提高发展原动力,从而实现发展金融机构实力,形成经济带动金融,金融促进经济发展的良性循环。其次,政府应教育技能培训支出,提高政策宣传普及力度。大部分地处贫困地区的农村居民,尽管当地金融服务提供科学有效的金融产品,但是因为当地居民不具备较高知识水平,没有理解金融产品的能力,也会造成金融服务的无效,因此可以通过技能培训提高农户自身创造力,通过教育辅助提高人力素质,更好的从根本上解决贫困问题,这就需要政府

增加教育培训支出，提高农户的知识水平和专业技能，这也使得金融产品更容易普及。在政策宣传和金融知识普及方面，政府需要加大人力投入，需要金融机构和驻村工作队互相合作，积极做好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普及工作，帮扶干部需要多与农村居民交流，尽量用当地居民更容易理解话语宣传金融知识和金融服务，多举办讲座活动，让农村居民以更直接的方式获取金融知识。最后，政府应该做好基础设施建设，加强道路修建，改善贫困地区的物理交通条件、拓宽与外部联系的途径通道，让地处偏远的农村居民能更方便及时的接触到金融机构，并且随着网络的飞速发展，很多金融服务可以直接通过网络来实现，加强通信设施建设，加大对贫困地区的物理网点、ATM、乡镇银行等基础设施建设力度，合理增加或调整金融网点，让互联网的普及和通信往更深度贫困的地方发展。

最后，通过本文的研究分析，无论是对我国 31 个省市普惠金融综合指数的测算还是后文普惠金融减贫效应的研究分析都能看到我国普惠金融的发展存在严重的发展对象不明的问题，在传统金融发展上发达地区发展遥遥领先，但在特别针对贫困群体的普惠金融上依旧是发达地区发展较好，这是与普惠金融的初衷相违背的，我们要发展的普惠金融不能变成一个换了马甲的传统金融，没有把普惠金融的本质展现出来，这是需要解决和承认的问题。因此以后普惠金融发展的重点应该是把视角放到落后地区，而不是把眼光继续留在上海这样的发达地区，发达地区留给传统金融，落后地区才是普惠金融得以发展的地方。

参考文献

- [1] Abate, G.T., Rashid, S., Borzaga, C. and Getnet, K., 2016, “Rural Finance and Agricultural Technology Adoption in Ethiopia: Does the Institutional Design of Lending Organizations Matter?”, *World Development*, 84: 235-253.
- [2] Agarwala, R. ,1983, “Price distortions and growth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orld Bank Staff working paper*, No. 575.
- [3] Anzoategui, D., A. Demirgü-Kunt and M.S.M. Pería, 2014, “Remittances and Financial Inclusion: Evidence from El Salvador”, *World Development*, 54(1): 338-349.
- [4] Baron R. M., Kenny D.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1182.
- [5] Craven, P. and G. Wahba, 1979, “Smoothing noisy data with spline functions”, *Numerische Mathematik*, 31(4): 377-403.
- [6] Dupas, P. and J. Robinson, 2013, “Savings Constraints and Microenterprise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 in Kenya”, *American Economic Journal Applied Economics*, 5(1): 163-192.
- [7] Fry, M.J., 1993, “Financial Repres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39 (1): 5-30.
- [8] Giuliano, P. and M. Ruiz-Arranz, 2009, “Remittances, financial development, and growth”,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0(1): 144-152.
- [9] Hahn, J., P. Todd and V.D.K. Wilbert. 2001, “Identification and Estimation of Treatment Effects with a Regression-Discontinuity Design”, *Econometrica*, 69(1): 201-209.
- [10] Imbens, G.W. and T. Lemieux, 2007,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s: A guide to practice”,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2(2): 615-635.
- [11] Imbens, G. and K. Kalyanaraman, 2009, “Optimal Bandwidth Choice for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Estimator”,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79(14726): 933-

959.

- [12] Jack W., Ray A., Suri T. Transaction Networks: Evidence from Mobile Money in Kenya [J].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2013, 103(3) : 356-361.
- [13] Kablana, A.S.K. and K.S. Chhikara, 2013, “A Theoretical and Quantitative Analysis of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Economic Growth”, *Management & Labour Studies*, 38(1-2): 103-133.
- [14] Kempson, E., C. Whyley and J.R. Foundation, 1999, “Kept out or opted out? Understanding and combating financial exclusion”, *Understanding and*, 69(1): 201-209.
- [15] Klaauw, W.V.D., 2008, “Breaking the link between poverty and low student achievement”,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2(2):731-756.
- [16] Lee, D.S., 2008, “Randomized experiments from non-random selection in U. S. House elections”,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2(2):675-697.
- [17] Mccrary, J., 2007, “Manipulation of the running variable in the regression discontinuity design: A density test”, *Journal of Econometrics*, 142(2): 698-714.
- [18] Sarma, M., and Pais, J., 2011, “Financial inclusion and development”,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23 (5): 613-628.
- [19] Tirole, J., 2006, “The Theory of Corporate Finance”, *Jean Tirole*, 76(4):1461-1467.
- [20] 常建新, 姚慧琴. 陕西省农户金融抑制与福利损失——基于 2007-2012 年 6000 户农户调研数据的实证分析 [J]. *西北大学学报 (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5, 45 (03) :65-71.
- [21] 成学真, 龚沁宜. 数字普惠金融如何影响实体经济的发展——基于系统 GMM 模型和中介效应检验的分析 [J]. *湖南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20, 34 (03) :59-67.
- [22] 丁志国, 徐德财, 赵晶. 农村金融有效促进了我国农村经济发展吗 [J]. *农业经济问题*, 2012, 33 (09) :50-57+111.
- [23] 冯大威, 高梦桃, 周利. 数字普惠金融与居民创业: 来自中国劳动力动态调查的证据 [J]. *金融经济研究*, 2020, 35 (01) :91-103.
- [24] 顾宁, 刘扬.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微观特征分析 [A]. *吉林大学数量经*

济研究中心.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优秀成果汇编(2018年卷)[C]. : 吉林大学数量经济研究中心, 2019:12.

[25] 顾宁, 张甜. 普惠金融发展与农村减贫: 门槛、空间溢出与渠道效应[J]. 农业技术经济, 2019(10):74-91.

[26] 郭峰, 王瑶佩. 传统金融基础、知识门槛与数字金融下乡[J]. 财经研究, 2020, 46(01):19-33.

[27] 韩阳, 王敏, 谭雪. 我国东部地区普惠金融发展及其减贫效应研究[J]. 当代经济研究, 2020(07):103-112.

[28] 何学松, 孔荣. 普惠金融减缓农村贫困的机理分析与实证检验[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7, 17(03):76-83.

[29] 刘芳, 刘明. 集中连片特困区农村金融发展的动态减贫效应研究——基于435个贫困县的经验分析[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7, (4):71-79.

[30] 刘扬.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发展的减贫效应研究[D]. 吉林大学, 2018.

[31] 龙云飞, 李晶. 普惠金融发展与地区经济增长相关性研究——基于31省市2015年截面数据角[J]. 西南金融 2017(10):22-28.

[32] 吕勇斌, 张琳, 王正. 中国农村金融发展的区域差异性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12(19):111-115.

[33] 孟兆娟, 张乐柱. 金融发展影响收入分配“门槛效应”的实证检验[J]. 统计与决策, 2014(07):102-105.

[34] 任碧云, 孟维福. 包容性金融发展、农村劳动力转移与减贫效应[J]. 财经问题研究, 2020(06):49-56.

[35] 孙继国, 韩开颜, 胡金焱. 数字金融是否减缓了相对贫困?——基于CHFS数据的实证研究[J]. 财经论丛, 2020(12):50-60.

[36] 孙继国, 赵俊美. 普惠金融是否缩小了城乡收入差距?——基于传统和数字的比较分析[J]. 福建论坛(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9(10):179-189.

[37] 孙久文, 夏添. 中国扶贫战略与2020年后相对贫困线划定——基于理论、政策和数据的分析[J]. 中国农村经济, 2019(10):98-113.

[38] 孙玉奎, 周诺亚, 李丕东. 农村金融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的影响研究[J]. 统计

- 研究, 2014, 31(11):90-95.
- [39]谭燕芝, 彭千芮. 普惠金融发展与贫困减缓: 直接影响与空间溢出效应[J]. 当代财经, 2018(03):56-67.
- [40]王伟, 朱一鸣. 普惠金融与县域资金外流: 减贫还是致贫——基于中国 592 个国家级贫困县的研究[J]. 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 2018, (1):98-108.
- [41]武丽娟, 徐璋勇. 我国农村普惠金融的减贫增收效应研究——基于 4023 户农户微观数据的断点回归[J]. 南方经济, 2018(05):104-127.
- [42]武丽娟, 徐璋勇. 支农贷款影响农户收入增长的路径分析——基于 2126 户调研的微观数据[J].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6(06):94-104.
- [43]叶兴庆, 殷浩栋. 从消除绝对贫困到缓解相对贫困: 中国减贫历程与 2020 年后的减贫战略[J]. 改革, 2019(12):5-15.
- [44]尹志超, 张号栋. 金融可及性、互联网金融和家庭信贷约束——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金融研究, 2018(11):188-206.
- [45]于海天. 普惠金融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研究[D]. 青岛大学, 2020.
- [46]张栋浩, 尹志超, 隋钰冰. 金融普惠可以提高减贫质量吗?——基于多维贫困的分析[J]. 南方经济, 2020(10):56-75.
- [47]张栋浩, 尹志超. 金融普惠、风险应对与农村家庭贫困脆弱性[J]. 中国农村经济, 2018(04):54-73.
- [48]张晴, 龚亮. 普惠金融减贫异质效应的实证[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06):136-139.
- [49]张正平, 石红玲. 家庭普惠金融水平对家庭创业决策的影响: 基于 CHFS 数据的实证研究[J]. 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9, 34(01):93-102.
- [50]赵健. 普惠金融、农村金融发展与农户贫困减缓: 基于中部六省的经验分析[J]. 统计与决策, 2020, 36(21):11-15.

后 记

毕业论文写到这里，也意味着自己的学生身份也即将结束。回望这三年的学习生活，刚买入这所学校的情形仿佛还在昨天，感谢自己当初的选择，这三年我不仅收获了知识和友谊，也在性格和人际交往上成长了很多。毕业之际，怀着对未来的憧憬以及对最后学生时代的不舍，我由衷感谢这三年伴我成长的每个人。

自己这篇毕业论文写到这里，代表着我的学生时代即将结束了，而论文的顺利完成，跟我最敬爱的指导老师有着莫大的关系。从踏入这所学校起，我与导师的缘分便开始了，在日常学习中，他在我们正常课业之余，积极组织讨论课和讨论班，让我在研究生一年级的的时候就得到了很大的锻炼，除了丰富了自己的理论知识，在口才和胆识这种软实力上也得到了很大的提高。三年的研究生生活，讨论课一周不缺，他高度的责任感和严谨的科研精神，至今影响着我。毕业论文从开题、开题答辩、写作进程、预答辩，再到现在的完成阶段，每一步都是在我的老师指导下完成的。

除了学习上的恩师，在生活中，我也结识了好多好朋友，无论是舍友还是同班同学，他们每个人都是我生命旅途的欢乐。我的舍友们，从三年前踏进宿舍的那一刻，我们的缘分就到来了，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去图书馆，一起买饭，一起健身，每天下了晚自习，总要在宿舍聊很久的天，这些都是美好且欢乐的时光，我会记住一辈子的。我还要感谢我的师姐，无论我向她请教什么问题，学校上的还是日常生活上的，她总是积极热心的帮助我解答疑惑。最后就是我的同班同学们，我们一起上课，一起参与讲座学习，一起下乡实践，一起聚餐游玩，这些组成了我美好的研究生生活。在校园之外，我也遇到很多帮助我的人，记得在实习期间，作为职场新人，很多事情不是很懂，但是有很多热心的前辈耐心的带我，给我细心指导和帮助，让我在快速地适应职场生活。

在这所学校里我生活了三年，师长、舍友、同学都是我会感谢一辈子的人，千言万语终有一别，谢谢你们丰富了我的生活。最后，感谢父母将我抚养成人，给我好的生活环境和学习条件，父母之恩，无以为报，只能让自己更加努力，成为更优秀的人。